



冰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前集

宋廨父墓誌銘

章貢黎諒編集

宋駒字廢父自宣獻公微事見其父峽州誌時諸儒
 以觀心空寂名學徒默視危拱不能有論詰猥曰道
 已存矣君固未信質於余余為言學之本統古今倫
 貫物變終始所當究極忽昂然負載如萬斛舟如食
 丸奏大牢先設而醢醬不遺如賜大宅百室皆備從
 門而入也識益增智愈長千歲前成敗是非之跡糾
 結者條理鬱闇者昭灼破竹迎判乎伐柯睨遠乎常
 掩卷歎曰世孰能為我師家居或盡一史露抄雪纂
 踰月不出門野宿或專一經山吟水誦兼旬不返舍
 每與余言自謂樂甚非人所知具其趨捨不同流知

奚用爲蓋余友如君比不過數人爾數年間相繼死
悲夫無以寄余老矣君歿嘉定十三年五月丙申年
六十二十二月己未夫人黃氏子承孫壻任獻可即
山陰縣承務鄉之陳塢葬焉一女未行孫曰慧孫君
有科第四十年任徽州司戶知壽春縣其爲兩浙轉
運帳司六部架閣文字准西總領所浙西提刑司幹
官皆不赴余嘗考次洙泗之門不學而任材者未也
遺學而未道者參也學而近於名者商也學而近於
利者師也嗚呼余無以命之矣銘曰
以爲誠好學則孔氏之所稱顏回而已以爲非好學
則天下之滔滔又將誰是咨爾後人勿怠勿止尚君
之以嘉定十四年四月一日

朝奉大夫知惠州姜公墓誌銘

君名處度字容之仕南康尉鄱陽丞知隨清流二縣
通判南雄州守惠州而卒紹熙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年立十六三年正月辛酉附于臨海西溪東奧山君
在南昌康慶縛巨寇不自言功監司異之名由此起惠
州有母訟子者從容着往中日引出與語發明慈孝
更相感動意終不置於法歸舟過其家母迎拜謝曰
兒能事我矣聞者以爲庶幾古人也特練吏術得其
隱姦如欵司善出入人罪宜同推吏厚給祿胥徒賞
產中復者當先罷而後募皆人所未知也君七子三
女而以盛強之年喪夫人龔氏閨闈素嚴力外絕行
跡夜設燈火相對教書史課紡織皆有成立而君蕭

然一榻終死無姬媵人服其清姜氏淄州長山人也
姜齊姓也淄齊郡也田常既篡齊舊公族浮沉邑里
千餘年不再見繼稱有媯之後將育于姜竟奪而王
之豈師尚父桓公之烈而遂無傳哉君七世祖沼始
為右贊善大夫沼子昭範經行或高弟遵被遇天聖
中至樞密副使宋丞相郊言漢以豪傑徙姜氏天水
後葉復貫淄右李翰林淑亦言由漢陽徙淄川再為
甲姓按史漢徙齊諸田於閩中無姜氏徙者蜀姜維
唐姜暮雖出天水不載其所從二公博通古事其徙
天水及後世徙而復還殆必有據依而云也昭範子
從簡用副樞密任將作監主簿不肯任范文正公滿
禮遂請亦不往從簡子希顏知雍州縣希顏子筠通

判全州是為曾祖筠子仲謙有文名著樂書百卷終
廣東運副君父詵以呂丞相頤浩世姻許秦檜遲於
吳十四年高宗既歎其屈而孝宗尤器其材遂擢
工部侍郎寶文閣直學士君繼善承德宜其世家身
苦而志約事集而能顯子注知邵武軍本規矩服憲
令治行甚脩余嘗為察知其賢也姜氏盛矣故詩曰
必齊之姜與周並稱故傳曰雖有姬姜然自小白卒
齊無令侯故孔子謂民無得而稱焉而二惠樂高以
而沒恭非庇其宗者也然則民之去姜而歸陳豈舜
使之哉君與父祖起寂寥息歇之後貴近赫奕八世
相接皆有稱述過於先君蓋惟賢可以不失其世惟
仁可以益大其後爾方家長山時甲館上腴幾半一

縣患難漂泊旅於台州不克自返悲夫余固憂夫雲
海島嶼之間浸遠而忘則後生晚出不復知其為齊
之姜也故詳錄之以遺注焉注長也曰郊知餘杭縣
曰却監沙市鎮曰郊曰郭曰鄒皆先卒曰鄭今為承
信郎壻曰知華亭縣陳錡監雜賣場門趙汝鑑簽判
南康軍詹懷祖孫曰霆曰安祖和祖彌大克實彌壯
仁實彌遜智實惠實孫壻曰黃鍾承奉郎曰陳洞將
仕郎銘曰太公表東海齊都古臨淄綿綿可世下
子孫未嘗離樞密佐真宗侍郎貴淳熙有姜惠州
牧邁善與家宜勸我清苦志絕彼驕吝疵素風落未
榮旅葬台之湄長山蔚故壠何時復言歸嘉定十四
年五月一日

陳處士姚夫人墓誌銘

余求近世文人可以繼元祐並稱者得陳君者鄉既
叙而信之矣然竊怪與君壤地同鄉里接何昔未聞
而今始見也豈非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耶君悅而
不有久乃言曰吾曾出太丘長寔從發徒台貽範貽
序著名神宗朝二大父并賓皆儒先生傳數十世
吾父諱曷字叔明吾母姚氏亦臨海儒家人謂嫁娶
適當也吾父之學勤矣載籍累萬數易惑難統衆所
怠忽而必盡力焉其致思深矣根萌不能達於枝葉
汎流不能復於源本則不已焉其研味外之味樂矣
竹閣之寂寥雪風之寒清不以告人而人亦莫之扣
也其藝業敏矣經義詞賦人擅其一而疎我兼其二

而工也其教人之功用捷矣昏能使明懦能使強銳者抑畫者進時吾亦勞立常曰謹識之勿惰也於是吾母以儉治貧而吾父忘其不足也以撙治狎而親賓疑其有餘也左腕乳襟右手縫緝男以冠女以笄而不知其生育之爲素狹也悲夫豈在人者不可期耶春秋小比吾父無不高選而三歲薦士乃不一用豈在天者不可期耶慶元之丁巳吾父年纔五十三而以八月十四日卒矣子一而女四貧窶迫猝尤甚於吾父在時於是吾母終以儉治而不使其子之無依也終以豫治而不使其女之無歸也且吾父之訓必曰師友於古吾母之誨必曰視汝父曾謂可獨立持出乎士忘於利家門何有不然不肖孤懼不任矣

謂不繫於家門亦非也雖然吾有憾焉父夭而母壽幾養之有施也不幸嘉定庚午吾母五十九耳五月之九亦不克壽是人與天果皆不可期而吾無以地土爲也故子雖誤於論而吾一開說焉木可抱也亦可踣也山可絙也亦可谷也惟銘罔極也所以示家門之重而父母訓誨之流澤也子儻有意乎余既媿其言又考其鄉大夫之狀則知叔明未艾而鄉人固尚其德矣不獨以文稱也叔明既亡而姚夫人固代之教矣不獨以家能也然則所謂未聞者余寡陋之罪爾者司馬遷班固稱述父業皆不借他手君不自援筆而余何敢蓋叔明葬以己未八月十四日姚夫人葬以辛未十二月庚申壻曰何章姚衍吳夢齡

耆卿從事即教授舒州孫男女各三人銘曰
義誠之鄉戲龍之山陳氏自古族冢居間吁嗟叔明
手栽檜杉印湏室人一往不還獨遺厥子翠竹孔鸞
其文爛爛永也不刊嘉定十四年七月 日

孟達甫墓誌銘

孟導字達甫從其兄學於余葑門幽寂紅藥被野如
萊俊流數十論難捷起良甫酬接甚簡時然後言達
父允簡或終席不一語衆謂良甫以道自命當爾猶
未測達甫所至余間與偶坐則縱言細民疾苦田里
愁嘆吏賢不肖無一不中側聽者皆服知其於時事
取精切也監崑山鎮金華丞幹辦浙東提舉司公事
通判臨安府整勞割蠹職務大起諸使及同僚交譽

爭薦或言資敏明弊山訟海皆究微或言性孤潔絲
覬縷謁不逮門且曰戚家后壺有人焉遂爲將作簿
軍器大理丞遷正知嚴州臨江軍每將議擇材能臣
理劇繁事未嘗不在選中然達父老退食閑居隱几
嚙啗驗學有常業講德有常友以財聚爲諱以察究
爲急詰姦無枝葉之濫得情無鈎距之巧或以爲是
大儒先生所爲非吾所謂材者故雖不在選中而卒
亦不果用也夫事雖材而後集然必撓材以赴事材
雖事而後顯然必生事以示材此常人之同患非知
道者不能免也今夫達父能養其材而不困於事因
於事而不過其材則庶幾古人之意矣在金華浚培
塘陂八百三十役夫二十萬勸相慰勉而已無朴罰

也嚴州時山潦屢浸屋極水突靡則舟楫具茨舍備
糗糧給民遷如歸忘其墊昏耶律裕治城壁於六合
享遇新附者軍人不悅妄稱總管細作也大譟鬻食
盡招討郭倪脅裕子臣友上之六理達父曰囚筆楷
着行黏紙皆勻同此習本也果得誣枉狀韓侂胄誅
堂後官五人給舍以爲當隨坐達父承推爭曰以隨
爲權則信以隨爲反則非請先罷吏竟免死達父之
材不困於事如此會子減賤不行曰必子毋相權而
後可店鋪抑兌鹽賈科貼乃流通淺術不用也治臨
江以儉交貨燕賄皆削去通判挾所重亟沮止終不
聽曰爲之詭遇豈不能悉事過吾材爾既連黜兩州
世味益薄知甯康自列親嫌不往改江陰軍未上卒

嘉定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一孟氏墓于無
錫富安鄉山曰招桐十四年四月庚申夫人丁氏子
從政卽揚州錄事參軍繼勳文林郎繼勤修職卽監
臨安府都稅院繼勇葬達父墓東五里幼子一孫未
名初大父信安郡王父特進浮寄僑處篋無留藏嘗
無積陳達父兄弟瘦僮羸馬僅免徒步視貴豪不萬
一比余始授以齊氏治生法酸寒枯落歲縻月累然
後粗立田宅畏公上尊法令里社節臘實親邂逅恩
意傾洽戒其子曰昔宣仁簡錄我先后以繼塗妙遭
家多難再興宋室俯仰百年而隆祐之澤遠矣若等
衣食其力無敢齒八姓仕必由乎進學必依癯儒羸
糲適口而膏粱踈毳褐附身則綺紈贅矣諸子敬奉

教從進士貢有司入孝出悌朝經暮史閭巷之間循
循焉然則孟氏方進而未已歟銘曰
以為道耶既許其兄達父事耶亦道之行事來而理
事往而止合不傷物離不喪已世方用我謝曰不能
我所甚難功利刑名信安維墳已南無北尚其素風
梧桐之側嘉定十四年七月 日

黃觀復墓誌銘

承事郎提領所幹辦公事黃章字觀復余友禮部尚
書名度仲子檢身一以正不中於規矩繩墨不行也
與人一以恕不著於親和愛敬不止也講學必於師
友不足以達於道德性命不求也應事必於法義雖
足以通於故倉卒不用也父母信之兄弟順之鄉

黨朋友皆悅而訓之樂其寬而畏其嚴慕其廣而遵
其儉久而鄉大夫國人又皆允之將進矣嘉定十三
年正月初八日卒官下年五十四年十二月壬
申葬小江尚書墓側百餘步夫人謝氏先卒再曰趙
氏子元護承務郎元真通仕郎二女子未行弟準來
請銘按昔無銘人三世者疑未聽準曰不然銘吾父
祖以及吾兄一於善而已非三也讀是銘者悲吾兄
以及吾父祖一於善而已非三也嗚呼余果不祥耶
黃氏果不幸耶銘曰 人乎觀復來百秋斗揭嶽佇
江河流天乎觀復豈其仇聲滅影絕何所游但哉銘
乎炯厥幽嘉定十四年十二月 日
修職郎監和劑局吳君墓誌銘

郭氏父子與於學余記述已詳同時吳君文炳學尤壯給費廣蘭溪徐畸字叔範弓兩斛力射命中文得歐魯筆外法莫有知者吳君獨備禮請主學趣諸子敬事畸由此顯名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宏詞著作即知台州江西提刑吳君亦盡禮請一旦黎生負百餘應聘至遠近驚愕不意其爲吳君屈也悲夫士亦何常哉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遂遂無咎世有能操養士之柄而恣其衣食之求則威望自尊而士靡靡從之何咎之有君名葵字景陽文炳長子自曾祖臻祖杲雄於東陽君旣以學佐其父所講必儒術所行必善意儔經彙史豪俗痛改外弟傳寅字同叔博通古書特有德趣君嚴奉如師遜愛如兄多出資用紀

理其家相與終身不失尺寸淳熙大荒札西其居數十里養生喪死廩無留陳補歛縣西尉通山薄尉建炎後尉無公署訪遺址發私錢更造益募兵教軍律如素熟民逋負絕於縣無復以私錢貸輸曰後勿爾皆驩呼聽命攝大冶縣慕其德聲不言而化差監和劑局歎曰吾本無進心前十年僅免盜亡匿今又十年當嘉定丁丑七十三矣方欲辦藥良苦奈何其長亦陰爲所親地故使食祠廟祿買孤山下將遂留止有寒疾而歸九月某日族人並集扶床徧視曰珍重乃瞑初君愛水白潭之原曰以是葬我後四年正月某日竟掩棺焉娶陸氏宗氏子敬子魯子堦陳巖陳桂曹弼湯康年鄂州教授胡以孫興慶嘉慶君之

父智能知徐力能致唐宜銘也君能享於傳樂成其名宜銘也君好善而喜游意有不適短棹獨往一覽數州余仕江淮間君輒來握手匆匆飯數已徑去問其所為笑而不答然則非游也其中有所存不偶於世而寄焉爾銘曰

以財活人以儒活身謂仁不富虎也妄云山樵水漁新道獵德視余此銘仁者之獲嘉定十五年正月日

戴佛墓誌銘

嘉定中黃巖戴木以詩集句見愛其意正留與宋居目不流眇足不窘步欽身降首惟書之徇於是父丁年七十二矣有上氣疾疾已復至俄又疾作芒履夜發及門而丁歿十四年四月丁巳也哭既卒攝衰復

至明年猶未行余累趣之木曰二月壬寅葬日也繁昌鄉戴奧葬地也必得銘行矣木言人未有不漁獵貧弱以求富強者怨謗近而易感故業不永命不長雖暫永長衆不謂是也木之先高洵穢曾舜文及祖秉器關市調直銖銖必平不平寧棄與里人同辭贊重曰嘻此佛也先人繼之無故其度亦曰嘻此佛也佛者里人尊敬之極稱也我不誑彼彼故誠我雖不漁獵而富強之道存焉然而人力為彼不為此何也族祖屋無子以木弟括為子久矣會其親從有子先人曰彼當立使括墜歸屋驚泣曰彼讎也委吾財於壑焉用盡立賣契以畀我先人不聽屋竟自費之十一付其讎示不絕而已從父澹病且死子始一歲歎

曰託孤幼莫如吾兄華父先人字也舉家貲半
請弟相為之子先人曰不受無以安吾弟澹死妻丘
能寡愛其子如已出先人曰是庶幾矣即以券還立
二產直肯餘萬緡昔孟軻省食羨形色千乘好名之
論夫始不以一歲動其心多則變矣王介甫語蘇子
瞻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人必知
此而後可以有為矣蘇公笑曰較半年磨勘雖殺人
為之也王公不能者噫彼固公卿之簞食豆羹歟若
夫二產之獲則匹夫之千乘已君非好名而能不取
豈非賢哉娶毛氏子楷木枯桐女嫁內舍生毛仁厚
曾建大幼未行孫宜老雙老老冲老孫女二銘曰
始由信立一錢不欺終以義斷萬金不私豈無長林

何必高岡隸華連理伯季同藏嘉定十五年正月日

趙孺人墓誌銘

嘉定十四年九月丙午王夢龍葬其妻於臨海縣重
暉鄉石門真如山使來告曰婦貴夫所倚也夫富婦
所安也此固世俗與宗室為婚者之常也趙氏家及
中外皆王公將相貴盛矣然我士人義不倚為重而
又貧不能使之安方總髻已出遠京師且千里其室
處市餽而僧假其衣食斗儲而尺聚我試迭勝負無
慮數十每時睽歲隔彼兒字女育突然成長我未有
及知者然此亦士人妻之常也趙氏忘其為貴宗室
女樂其為貧士人妻見桑而求蠶行田而學稼巷娑
里嫂偶坐無作色疏翁扶姆却立無惰容葵糲瓠菹

枯羸僅足而名人勝亡邂逅集語輒重飭黑俎般勤
勸勞客驚喜留連不忍去也其規慮深密以力自致
必將成我爲士人家而今已矣余觀近世惟西橋宗
室女有賢行擇對多士人儒先生子弟有挈之太學
者能敬夫何止如賓諸生皆自以其家不及也夫麟
趾信厚公子也未見公女也君名汝議字履巽由父
池州而上爲濮國家王氏卒年三十九於是夢龍自
太常簿通判婺州二子毅洪三女長婿監嚴州比較
務趙崇罔君母王氏校書郎衛女寺簿姑也校書有
兩姓詩禮之澤故其甥皆以文字擅名於世寺簿幼
而英發池州獨竒愛謂似六哥故以君歸之卒用克
苦立王氏家余嘗謂智能兼南北之俗者必大其門

蓋收歛損約根本也疏達朗暢枝葉也合而成德家
道具焉銘曰 需險當前震笑居後載烝載釋靡登
靡亘曰夫奚悲噫艱爾思曰子奚肯噫教之永嘉定
十五年六月日

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公墓誌銘

公永嘉陳氏名謙字益之曾祖璿祖敏昭父敦化贈
太中大夫幼專苦迅捷初得通監錄本坐敗教晝夜
讀數日畧已盡又論著其要衆咸駭異入太學時尚
墮秦檜故禁文氣卑弱公理勝而筆豪其體一變中
乾道八年甲科授福州司戶陳丞相俊卿推誠聽公
翰苗許自槩量民以爲公賜也教授學國府未行史
丞相浩薦爲主管刑工部架閣遷國子錄勅令所刪定

官樞密院編修官為孝宗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
建鎮范宗尹趙鼎置鎮撫上遽曰綱何足道公曰
然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綱何足道宜如聖諭今顧
出綱下逮甚奈何上蹙然遂極論諭數刻因以公
語詰責執政孝宗尋內禪公即求補外與軍壘不
就通判江州慕白氏之游自號後司馬留二年知常
州地迫蘇潤望輕為守未嘗得舉職俚俗謂此監司
出氣處也公以義勝姦夫善抑惡据正而行監司俛首
遜公所為州人至今言陳編修神明也不再見矣移
提舉湖北辰州岳蒲闕口掠辰沅邵武岡以叛公偶
攝憲事親行邊稍經畧之會除夔路運判而帥司荆
鄂軍討捕久無功兩路惘恐安撫使王蘭奉留公就

遷提刑率正兵丁兵三千直搗賊穴降誅八十餘峒
凡七十五日僭人自是不復反進直煥章閣於是紹
興五年也慶元二年以戶部為湖廣總領總司先造
會子價益賤減省百纜直五十命曰短錢相承莫能
革更規以自利公集卓子鋪日付錢為子者五百使
以七十兌焉傾損無愧器用崇侈者還之金銀以市
軍儲分遣官屬士卒逃死者木其隱占以正軍籍皆
昔所未有統制不悅過客多缺望然黨論方大起貶
斥不勝計而公亦隨去矣後四年知袁州高文虎程
松持不可又四年黨論漸止提點成都路刑獄造李
冰石堰嘉州繩橋皆施便巧堅久耐實褒禮眷安待
以師友翰墨許與流布岷峨間蜀人加敬愛移京西

轉判復煥章閣開禧元年襄陽前帥李奕後帥皇甫
斌密受韓侂胄意謀先事擾虜縱亡命劫界外斌建
令獻馬者補官得馬三千匹總豪皆破家先騎士浮
客無所仰耕又糴米隨邛州歲惡至攔米搜糴民食
頓竭由是七州民無強弱相扇爲盜縱橫入虜地復
歸自寇商販路絕泌漢近山之木皆盡而鄧城鎮屯
田莊府東門處處殺掠城扉晝掩侂胄不知其情將
遂出師公謂侂胄後讎大義伐國重事也豐儲實邊
教而後戰古人成筭既不講添大軍給綱馬射鐵簾
蓋寨屋今日常文又不用乃倚群盜剽奪行之豈得
以敗亡爲戲乎既屢論斌奕罪力陳四不宜動且求
罷侂胄患之彌年不決二年薛侍郎叔似以往諭指

協和帥漕留宣撫京湖公復以戶部郎邊司農少卿
總領湖廣遂去襄陽斌師大出不用宣撫令初敗支
池何再敗方城而郭倬至宿李奕至壽皆大潰金州
秦世輔未及行而潰蓋開禧所謂用兵如此在襄陽
也度虜必至至則襄爲兵衝襄人汲於漢冬涸掘泥
而飲公陂北城爲地道溝江貯之三百尺交爲葦葦桿
皆備綱舟被係千餘盡釋之既至鄂凡米悉運赴襄
又曰安陸亦兵衝也併發所部自夏迄秋襄得斛百
餘萬安陸七十萬又分光黃土兵効用成五關募守
安州三關三關者魏將元英所攻常獻救之者也及
兩州被圍卒賴三關兵救安陸而五關不可攻虜既
解去襄城米未食者十五萬薪水不乏竟完二城皆

如公策除宣撫司參謀辭虜兵深入陷應城盜焚漢
川漢陽空城走或言虜已拆鳳棲寺趙太尉宅爲棧
渡江矣武昌震懾公方待制寶謨閣副薛公宣撫即
日置司北岸虜絕南河亟命上豪趙觀覆之中流人
馬溺死甚衆餘兵皆及走而孝威屯兵亦夜斫賊營
軍勢欲振矣會德安教授陳之經見仇胄言州無援
師僞爲慟哭可憐者仇胄不其也怒襄陽都統
趙溥忌宣撫司統制呂涓孫誣其殺副統制魏友諒
輒殺之薛公不敢劾遂奪職俱罷然虜卒不窺漢陽
收兵北遁公力也虜實困弊然外示不和之形仇胄
懼復以公知江州備警益嚴又以餘力完署舍浚溝
洫中流晏然仇胄死嘉定元年五月虜已決和不樂

者乘時毀公復罷自是不復用八年始提率與國宮
九年八月朔無疾卒年七十三年正月丁酉葬建
牙鄉鵬飛里令人胡氏先公十年卒子曰臨早天曰
觀宣教子益陽孫女曰鎮家建康府戶部贈軍中
庫薛師節孫曰起宗郊祀皆任兄弟之子貴州錄參
顧彭澤簿吳新漢陽簿獲將仕郎損而女之嫁者六
人矣公軒邁朗豁純誠獨到人情共畏不知其難荒
蹊絕徑匹馬先至洪波駭浪扁舟夜涉惟意所向若
或助之故動必有成而人亦莫能測也初隆興乾道
中浙東儒學特盛以名字擅海內數十人惟公才最
高其在易庵集文最勝然公未嘗自異於輩流輩流
亦不知異公也開禧之役四十年大事公獨先見

李亦皇甫斌敗證告於朝及襄城安陽獲全功又最
著然無分銖之賞萬以爲罪公亦不自明也夫校三
最世不異復不賞已置不論矣至庸人之謗公則有
甚可哀者公之使湖北也岳復二州人愬曰總所歲
糴我米不與我錢我非官戶也非士人也非義勇也
三者幸而免使我併受總取我一縣又倍之傳子至
孫不能脫也公移書總領張抑再三抑盛怒不許既
而公爲抑代遞奏罷之抑慙恨誣公所以去者用此
至令吳瑄檢校公在時錢物然反多抑七十餘萬後
人以抑坊爲讒因佐佑其說比罷劉宣撫復令項安
世校公後總時錢物然一錢一粟不謬二籍至今藏其
家嗚呼世言讒人能以白爲黑止於所讒而已不讒

者固素定也人素定故也免岳復永世之糴二州祭
祠至今不絕人不素定乎瑄安世不相謀也檢校若
合符人不素定乎今讒者往矣不讒者可以定矣古
人謂舜與跖之分嗟夫不定則無分而舜爲跖矣銘
曰 選悞逢魯儒之常患質少文多流俗所訕天門
開闔孰知公賢千里獨行振袂無前蠢爾闕口覆波
若電開禧挑敵最爲先見輦粟萬倉卒全兩邦虜不
至江又公之庸凡可陳力奮無易勳零功碎績所存
歷歷汲綆千尋不盡其深以淺疑我讒夫之受或棲
連崗或汎長流霞友雲朋造物與游建牙之鄉鵬飛
之里公游遠矣公譽方起

陳民表墓誌銘

郭之西有隱君子陳君名燁字民表或問君以何稱
曰道衰教失士遁其常守而旅於分域之外抗而爲
異行衆矣俛而爲常德鮮焉離其璞於文衆矣反其
華於質鮮焉若夫夔變有司之法益薄而知自厚又
加鮮焉况於群千萬人而進而求其一二之能止者
殆將絕矣君之所稱應是四司平生著書其工然每
一篇就輒重篋累緘不欲以詞藻競於時也揣摩世
事甚精然對客語常深默不辭惟恐以聰察矜於物
也譽之不如無毀也招之不如無麾也非其耕不食
非其織不衣非其好不與游而父也無悲愁愠忿生
於色無怨尤非怒加於人自余幼從君至老驗其所
行無不然者嘉定七年年八十八十月二十三自卒

世爲永嘉人曾祖粹祖仲遠父晟祖及父里人命曰
吳氏至君暮年始復正之夫人王氏先卒女嫁徐宗
之亦已卒三子孫男五孫女六九年正月葬于孝義
鄉吳平山初君戒其子曰昔人患進士浮靡議罷之
察孝廉雖不果然薦送必由州縣比鄉舉里選猶近
也今走四方買姑姨借族姓以趨寬額可乎先王擇
司徒俊選使升之入太學既有聞其辨論皆屬司馬
於成德達材河遠也今縻歲月捐父母棄室家以爭
優校可乎得喪命也若慎無然其子遵行之必鄉貢
不太學後皆登進士第增臨海令埴豐城簿止善靖
安尉銘曰埴之友沈簡實卜其兆日吳平一州地
脉所從分也葬此者子孫貴且蕃噫使其信然以君

之賢宜有後哉嘉定

六月五日

宋葛君墓誌銘

君姓葛氏名自得字資深曾祖及祖藻父天民由建
從台爲黃巖人世儒家蓄書千卷皆父祖手筆君兼
通數術喜爲方所處療十得八九以上二子孩孺迎
師數百餘里費盡出於醫及長自能問學則謝醫不
復行田園甚狹而以力治不少惰人頗笑之君曰古
今言方寸地謂此心也吾得留遺子孫足矣何以多
爲因名其居曰留耕嘉定八年十月卒年六十七九
年八月某日葬留耕之後原娶劉氏子曰成大方大
婿曰項附實余師禹余夷甫周冕夫儒而匿於醫可
銘也醫不以富而以教可銘也或曰不富則無醫之

利雖教而未獲子之報奈何夫君知復於儒而已矣
報之求雖然充其道則可以報矣使遂獲之可銘矣
銘曰留耕之間有仇其門留耕之墓有崇其墳人
心如馳易逝難留勿昧勿泯其水之休嘉定九年七月日

毛夫人墓表

故朝奉郎知珍州毛熾妻孺人詹氏從其子爲秦司
買馬幹官卒葬衢州江山縣南臺寺綠秀山是時吳
曦斷東道自王方平慮其國忘其家先其君後其親
以節聞天下他年自廬山來永嘉渚上請余爲夫人
表于墓余曰史有狀襄有銘具矣復欲何所道且必
言子罵賊是自表也方平泣愬曰誠然吾待大罪於
母四本以故急升斗祿爾乃浮江繹湖上一綫之峽

遭狂賊僭亂震動倉猝留無計去無從是不擇便近
地危其親罪一也穢盜蜀無假南士不函東下益西
寄峯議使者坐縱口罵穢激士大夫心爲賊囚守雖
穢自斃蜀復定而母以憂憤終是不量官守高卑於
親何益罪二也穢死用乏方增賦佐諸費至數語有
位治叛國當明逆順今籍陰通賊十數大家賞數千
萬何不給而重斂疲民皆張目縮舌不敢應吾因大
怒題絕印紙不可納考功是不度事難易妄發母已
無益毛氏祭之祭由是闕焉罪三也既失仕耕廬山
追憶吾母暑風清冬日煖或牽軟車婦扶前孫挽後
山巔可休水澁可息今不及游矣到一穎則剝一豆
筴妻子皆得飽吾母不及享矣古人以代耕之祿不

及爲親恨吾以代祿之耕不及爲親悲罪四也夫忠
不獲其上謗鬱於下孝不全其親罪積於身故揭書
之使過而讀者無不彰也雨漬風裂石苟未漫而吾
罪猶未已也所以戒天下爲人子者焉余謂君前事
幸未至陷冒梓首雖然亦烈丈夫矣而其辭約其義
隱如此是可表也

母杜氏墓誌

夫人姓杜氏父某祖某温州瑞安縣人也杜氏世爲
縣吏外王父不願爲吏也去之居田間有耕漁之樂
其後業衰而夫人生十餘年則能當其門戶勞辱之
事矣孝敬仁善異於他女子始葉氏自處州龍泉徙
於瑞安貧賈三世矣當此時夫人歸葉氏也夫人既

歸而歲大水飄沒數百里室廬什器皆盡自是連困
厄無常居隨餓輒遷凡遷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門無
行路或棟宇不完夫人居之未嘗變色曰此吾所以
從其夫也於是家君聚數童子以自給多不繼夫人
無生事可治然猶營理其微細者至乃拾滯麻遺紵
緝之僅成端匹人或笑夫人之如此夫人曰此吾職
也不可廢其所不得為者命也窮吾知是二十餘年
皆人耳目所未嘗見聞者至如國風所稱之婦人不
足道也親戚共勸夫人曰是不可忍矣何不改業由
他道衣食幸易致夫人曰然不可以羞吾舅姑之世
也夫人嘗戒適等曰吾無師以教汝也汝善爲之無
累我也又曰廢興成敗天也若義不能立徒以積困

之故受於人此人爲之繆耳汝勉之善不可失也
故雖其窮如此而猶得存爲士人之家者由夫人見
之之明而所守者篤也乾道八年夫人生之四十七
年也始得疾甚異上滿下虛每作驚眩輒死某等不
知所爲但相環勞泣耳夫人少定曰汝勿恐吾未
死也又曰吾疾非旦暮愈也而汝所謀以養者在千
里之外汝去矣徒守我亡益也間獨嘆曰吾雖忍死
無以見門戶之成立矣得熙五年春夫人卧疾七年
矣一日忽自能行履洗面擻目既而無苦如平人者
親戚子姪交相慶而某亦偶得進士第以歸人皆謂
夫人及見某之有成而疾瘳其可以償疇昔之不遇
而爲某喜者以爲昔苦致養而不足今瘳幾可以祿

仕養也居六月疾復作不可救閏月二十三日竟卒
天乎痛哉是所以照臨諸孤之不孝而使之終無以
自贖者也某年某月某日家君以夫人之喪葬于某
縣某鄉某山子四人遠適過還勿養潘氏女一人許
嫁矣先葬某號泣而請于家君曰極天下之物以為
養而不足以言報者人之親也極廢人之勤瘁以終
其身而不及於一日之樂以致其養者夫人之為親
也夫人之德可以為婦可以為母而無其家業終不
克施天地不可想夫人不得壽而抱末疾以死使幸
而有可以施其德之勢而卒不克遂也若此者皆某
之不孝且不自也尚何言哉今啓殯屋以從幽兆則
萬事殞裂而終已於此矣惟夫人之志所嘗以訓飭

其孤而他日庶幾奉以不忝者猶有天下之名義而
已以某之不孝酷罰不為神物所祐則恐不能終喪
而從夫人以死幸而免於死而氣力寡弱不足以服
行遺訓又恐以終無自見於世也使其幸而免於死
不死而人子之義能終有以自見然後夫人之志明
而可以乞銘於世之君子以誦其哀矣顧今未有述
也家君曰然其以命汝用敢畧序始末塢名於墓隅

慶從焉公生七年祖母李夫人母齊國曹夫人更負
公逃兵間公嘗思慕涕泣曰不當滅賊見吾父耶聞
者壯而哀之十四歲喪李夫人執三年喪如成人禮
轉徙浙東聞之建上與其賢士游求書手自寫讀晝
夜李不去曹夫人問止公曰汝有官矣勤甚將自苦
公謝曰君父未報非敢志富貴也夫人以是奇公
故未及第前不仕州縣金華知縣儒不事公為決其
邑事不使郡守以為令過豪姓何汝翼挾持其縣前
後邑官莫敢較汝翼謂公可習慢也以事至則傲抗
無禮公械治之請於郡編置他州虜亮畔盟有聞公
逆遣吏別市軍須物人初疑之既而上司果配買諸
縣獨金華得不擾通判永州亦民輸米斛面殆過正

稅公誠言於守減其數湖南患役兵睥睨諸郡擇便
利去來輒易姓名應募有刺其眉以別之者卒傳相
怨而求守亦欲效之卒幾變矣公力止之得免始公
應奉赴集必待齊國以行未嘗違溫清時靖州守貳
交効盛夏制獄數百人其親戚皆哭送就逮安撫使
命公治之公不敢辭遂與齊國俱至視其牘曰此守
倖不足尔平人無罪也躬撫囚視飲食之荷繫必避
日之東西不十日獄成被罪則數人重者杖而已靖
人德公與夫人繪其像事之謂公慈悲夫人勸善云
劉珙預政事舊知公欲用為寺監丞公辭曰母老矣
家且貧所急者見次尔劉公歎息之得知開州開在
巴東窮陋處公罷橫欽去奇政以修學與孝勸之民

稍知義郡鹽井曰澠湯先是長吏必以所親吏監之
相為利公罷不用民以寬省晉公費至之年代民秋
輸明年又代民夏租之半州以天中節銀絹抑配
於民民甚苦之公始用庫錢除其配變州歲寄糴和
糴軍糧使民中米易以鹽吏為姦而鹽不可得公令
糶鹽糴旁郡開人請公刻於石曰異時有復科者將
抱石以愬也在開三年民絕鬪毆夜不閉戶治唐帝
處寧盛山十二景復其故諸司薦之以為如古循吏
除夔州路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遏城門不得行公使
諭之曰今猶在本州惠利可及汝也人皆哭曰何若
只在我州開人至今思公夔州在蜀四路尤窮公既
奉使訪其所疾苦次原吏皆曰夔路銀兩佑六千餘

忠萬夔最凋郡也今以銀絹上供則五州之困久矣
公以大寧鹽者夔路財貨之所出也吏不得人私販
鹵折且部使者以親舊揖官而佐以轉運司吏故利
不專於上而因緣侵刻公首斥去悉委大寧監而課
其最負未幾告羨鹽多無所泄公喜曰吾事就矣廼
出錢市羨鹽數十萬斤視恭涪以上米賤而鹽貴大
寧數倍使賣之得米三萬餘斛時湖北大饑以米至
荆南民歌舞于道易銀而歸遂代五郡上供銀一萬
五千七百兩絹一萬二千二百匹總緡錢十五萬餘
移成都路轉運判官西方幾甚公不俟裝行歲暮抵
瀘南瀘南多穀公曰使吾視事然後告糴則歲已改
而民餓死矣即日借瀘南五萬緡選迎吏留瀘州江

安南溪等為糶既入竟號其部曰米至矣閉糶者爭
自糶價幾減半永康軍都江堰者彭漢永康成都蜀
郡之田所資以溉也受水之郡孟春會灌口神李冰
祠下籠石蛇瀾江為巨堰吏盜備而堰不足以待水
之暴乾道壬辰夏秋大水堰壞下田漲上田涸歲之
所以饑也公徑趨永康築堰繩去歲弊吏坐之然後
分三策民業耕者田主借貸之遊手永作上戶糶米
賑之老幼疾患官為粥飯養之雙流米氏各糶邑民
聚而發其廩公罪米氏籍其米黥盜米者十餘人他
富家饑民皆震恐不敢違虞丞相允文別田在二江
亦盡其藏以賑公號令嚴則嚴信州縣惟心奉承民
皆實被惠存活數百餘萬人乾道九年黎州青溪奴

兇結反知州守文紹直遣推官黎商老禦之未戰潰
商老等死制置使急調兵千餘人或沈黎屬公餉故
富人出糴而下戶以力致糶公曰蜀餓未能自哺不
可擾也以自糶餘米發嘉眉岷蜀兵運入沈黎而益
部不知奴兒結者土番小夷落也不滿救百以盜馬
為業一日盜寶塞良馬十一疋鬻於官守將不與直
故叛黎推官既死制置使使權黎州王昉賂奴兒結
與之盟公不可曰若大族何使不聽卒盟之是歲召
使還公拜事三日吐蕃首首夢東蕃列數千人越大
度河破漢源鎮入漢地二百七十里沈黎大驚成都
亦恐成都月一與府官兵將飲設于太慈寺是日公
月設如故其夜召部將郭虎臣張汝楫張師良雷震

以飛山軍強弩一千益以邛雅禁兵千餘夜赴沈黎
戒曰堅守城勿出擊支以便宜召宣撫司屯駐綿州
兵五百人戍邛州爲之援密檄諸蕃部與之約曰生
獲一吐蕃者賞十緡殺獲者賞二緡於是邛部川首
領崖機會衆州土丁諸蕃部落大敗吐蕃於漢源以
夢東畜列之首來獻尺城其族自始寇至滅十六日
時熟戶蕃嘉州虛根蠻亦來寇邊公曰此不足治也
取吐蕃首數十標境上一夕悉遁去公始令黎州並
邊家出一丁免其租賦分戍諸堡後使者壞其法且
輕將大軍入蠻地皆陷矣言者妄指公賈濟時事坐
罷去蜀人泣送自成都至夔流道塞不可行尋差主
管合州崇道觀除成都路提刑以齊國辭不行除江

南西路轉運判官未行授右監門衛大將軍中州防
禦使權知大宗示正事進朗州觀察使高宗壽八十
進昭慶軍承宣使皆知大宗正事使曰承受奏謂爲
例用用貴人公曰有司不存乎承受何爲罷之有內
管貴震中外他日請見公至再公辭以出矣不復見
虜李侁元顏烈來聘公副中書舍人施師黠館客虜
賓從見館使使副故與之揖館使賓從見虜使虜使
副不爲禮至是虜三節人見公公受其揖不疑云拜
園宴射伴射者及虜使副射不中公一發連三中的
上下懼動虜益畏服時既罷宗室祠廟添差亦十存
二三公三奏疏力請得稍寬始置自訟齋請賜書使
宗室有過者讀焉奏修宮亭添弟子員又欲給其食

視太學校定法事未能盡從而宮學亦頗自立矣公以文行訓勉宗室先教養後法戒薦其秀傑者數十人多至通顯所論天下事尤多莫歲大早一日進九劄子勸上求直言通下情上即施行之退而焚其檢布衣上書狂易抵罪公言太上皇帝不罪言者條奏數事曰此篇書之于御座之右上為悚然興可之

上既喜公言切詔通進司凡公實封文字其函送入公自為小官有聞見或實封上或貽大臣書或面對及宴語汎論其乞四川復置宣撫司授唐以蘭陵公主國賞諫者請賞諫臺諫不當因言事遷他官請許其補外王并不宜揀選諸路軍馬王友直不可為殿前副都指揮使皆人所難疏藁有餘篇多者

至萬餘言或從或否而上知其忠親信之宴禁中前為壽上令公滿酌飲之醕謂皇太子及嗣濮王等曰此賢宗室也一日坐待漏院有給使數人白同班曰英國公借打毬馬公正色曰上唯一太子太子唯一皇孫萬一馬驚失墜雖斬汝輩無益也左右皆驚同班者遂不敢假常曰人患不知小知之不能行是無勇也故公晚節尤自著見賜第西百官宅屋宇庫僕聽事甚益出入無呵導人不識何官或攝弊衣迎客客亦不知為公也入蜀時乘一舟及罷歸盡室五十口亦乘一舟至江陵市蜀物贄親舊至潯陽官供帳一挂絲使吏持歸吏以重不肯公曰吾未嘗剽銷破狀也趣持歸平生所敬重者朱熹張

杖嘗請賜張公謚且乞用朱公云其與公相見晚不
前知其出處因謁公再三自始至末無一語為無益
以是敬公今觀公行事是其合矣公淳熙十四年七
月三十日薨于位年六十七先告疾也請罷戶部不
候歲終先行比較指揮請無遣即官往汀州行經承
法臨終口授具奏言旱災民困蜂虻有毒狼干野心
蓋揮時事所急也初公自朝奉大夫授右監門衛大
將軍至是官承宣使封天水郡侯食邑六百至千二百
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封崇國公以是年十月二十三
日葬于臨安府餘杭縣同化鄉裏山宋宣之原娶鄭
氏太常少卿之女封永國夫人子男四人善臨朝奉
即新權發遣池州軍州事善防承務即特派差遣軍

行司主管檄宜文字善不官教郎兩浙西路提刑司
幹辦公事善詠忠訓郎新添差淮西安撫司準備將
領女一人適王一夔成忠郎新高郵軍兵馬監押孫
男八人汝談修職郎廣德軍軍李教授汝謙汝訢國
子進士汝諱汝詒汝訢二人未名孫女六人長適進
士潘自牧餘未行曾孫一人崇豫公所著論語解一
編他文未次第永州時為一宋中興聖德頌刻諸崖
石楚蜀間傳之奉議郎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
葉狀

通直郎致仕總幹黃公行狀

紹熙五年秋七月庚午黃子由自嘉王府直講為起
居郎兼權給事中踰月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時國有

大喪內禪甫定諸處分尚多草創人心憂恐神天子
思盡下情博謀群臣於三宮僚尤委信或一日再宣
對子由素負直節激發敢言事事有未便常爭論上
每為順聽一時甚賴之知子由者不以遭遇萬一遽
至顯用為子由之身榮而以子由能竭誠不阿補益
上初政為國家喜之也冬十月庚寅子由以父喪去
職於是知之者又皆痛惜以為天不且假其父之年
而令於此時得疾死何耶知子由之父者則又曰不
然是翁奮立寒苦為鄉先生天質疎宕不避就向背
教子必自達於義晚而後得仕仕不盡其能而死是
可痛惜也焉得但以子由一時去職為重而痛惜之
哉明年子由使其弟田耒曰將以慶元二年三月某

日葬吾父於吳縣至德鄉觀音山天乎往而不復
也圖以求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宜莫如有以述也
誰荒哀迷塞不能次第其辭而以屬於子也若何而
可余念去歲臨於重華旦輔輒與子由同待事幾
門外一日子由出家信數通徧視諸大夫雪涕曰吾
翁官建鄴疾病矣而易月之練方畢家事義不並奈
何宰相聞之予若往省上時猶在嘉邸大書成齋二
字令以賜翁成齋者翁為鄉先生授弟子經時所名
也至則翁疾良愈遂奉以來行在及子由入見上先
問翁動息曰總幹已無事耶已安樂耶子由頓首謝
歸道上語翁歎曰士不遇叢棲谷隱姓名淪滅其常
也今以蓬門披雲漢之章野人致天帝之問吾為

穎寵乎故自子由驟用時適多事而翁誨之曰惟苦
言可以報國爾親為視表章或具草使上之子由固
喜忠義然觀翁意雖有可以回曲保榮利亦不願其
子為之也然則知之者所以惜子由之去而哀翁之
死不虛矣翁死上遣中使王德謙賻舉朝皆弔哭
喪還赴於塗哭於郊弔於家者相屬也且翁父子既
逢時貴重而其生死之際又為時所痛惜如此今子
由欲求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是則達之大者已以
首於狀可也若謂雲字鼎瑞與郡人世農家未有仕
者居幼自知學年十二三已能授童子書既冠入太
學文義益進適吳中大書會稀少至若學養成後生
慕從常有餘人勸若誘掖一變正耳之習其薦第有

名多君門下他師不敢望也考官戲曰吾為黃先生
取士尔嘗撤舊宅將新之夜半鄰近驚曰火且作視
之則有光發其楹下或以告君君卧自若曰有是乎
告者益眾曰火且作三矣君徐起祝曰吾及兒子幸
為儒他日以是試之可也未幾子由以對策言直得
賜第一人及第君所對尤切亦欲以冠持奏者有不
喜曰少戇矣猶賞高等時淳熙八年也調永州祁陽
縣主簿簡易廉直民愛敬之辭監建康酒庫人謂君
酒碎務何得自屈君曰吾豈以儒者薄是官投明坐
爐下治之逾謹諸司更薦君一一俛受至當改官乃
自言老病不願遂以通直郎致仕卒年六十四娶李
氏有婦道窮約中能君助為善再娶劉氏並贈孺人

三子子由長也名由為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次甲進士次田免解進士女歸迪功郎台州天台縣主簿趙汝泌君坦蕩不為限級遇人無新舊樽酒盡歡財物到手與親友共費費丁田供粥糜而已而有至性四歲喪母鞠於莫氏其考復聘孫氏從而室諸有弟曰茂君曰自莫氏往來寧其父母退而撫茂夙而不懈也孫氏又死君迎父育弟已之服其使茂擇取半焉茂又不進君復空舍納之衣食居處無間也列氏故適士人夫死又尚未殯姑老二女幼乃改事君君為葬死者養老者經營其女各有婦焉有文二十卷詞詠從容每指其心而言曰是方寸地豈可忽耶慶元元年九月一日朝請即試

太府卿淮東軍馬錢糧葉狀

宋故中散大夫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張公行狀
公姓張氏諱秀樗字延卿温州府永嘉人幼入太孛用忠簡公恩試吏部第一監臨安府糧料院遷勅令所刪定官司農寺丞兼權倉部郎官換工部皇子鎮明州選為司馬上面諭曰卿輔魏王當如端明教朕也公拜謝會有異議者徙知潮州潮沐韓文公遺化俗矜厲自喜公故古以便今用刑甚簡崇雅黜陋士民愛服提刑行部貴倨甚疾迎累日不至公賦詩稱遠地井蛙尊以誚之提刑怒深文劾公公引詩自辨上笑曰守臣不應罵監司耶竟罷起知南劍猶坐前謾不行知沅州徭人屢入城邑閔通博買無忌

至濫惡抵負而睚眦雖劫之禍移於平民謂之準把
公按舊法重禁越界來往者有至市則令都巡防監
視訖事各還剽奪衰止公言都巡防與樵相持最苦
請三歲一補官以責盡力士城纜四里高十二尺如
女垣尔且用板屋風漂雨淫非所謂設險也請甃磚
石備樓櫓以明永久又特起貢院數延後進爲言科
甲可喜而向於孝者滋多矣於是自總領以下皆薦
公宜留本朝公自以離郎署二十年故人無在者力
詭外得光州自光西南行漸遠淮流而就岡阜其樹
林巖石幽茂深阻恍惚隔塵世山如繡屏畫卷數里
一合水紺綠隨山方折流轉大聲出雷霆細声中琴
瑟蓋江南名山水不能及而土人以爲梅林沙窩存

着老幼處也公上言異日欲遷郡沙窩久矣決遷之
易守禦便諸積人心既固可以牽制可以進攻此五
利也請以城壁事付臣既而與商廷昌兩易濠州濠
人占地無頃畝之限爲後至冒耕不較也暨田成而
爭訟林起州縣往往有所左右公獨中分之官私厭
服以公斷爲法初公至郡謀報虜主祈太清宮且窺
濠州人大恐定遠縣逃奔幾盡公不爲動但遣承局
趕取子舍遠近安之亡者復還就和州公之在光
濠朝旨建廣儲倉他郡徒改椿積立號名惟公置
教貯米如令軍校死必暮善云馬事藝補之光有司
焉公祠薙草爲庭除歲時率官屬拜其下其能實事
不具文而名義兼舉多此類至和首開三河復胡昉

故跡划車羨燕火樂傳談右棘左尊喚地望塵發闕
遺盜之要無不預講然時論既將遠討而疑公爲平
世守遠者故秩公以冲佑觀夜自請而去公亦倦游
不復來仕凡續祿再三焉嘉泰四年閏二月二十二
日平旦盥洗索常食食既揚燔燭然家人抃叫曰起
疾矣其日卒年七十八自文林郎積官中散大夫開
國宋嘉縣男九月二十四日葬端鹿西岡夫人潘氏
封令人男五人曰燧通直郎福建船司幹官先卒曰
喜儒林郎新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曰
炳從事郎歐寧縣丞曰燿迪功郎常州學教授曰
燁承奉郎女二人其婿曰宣教郎新建德知縣潘檜
迪功郎泉州錄參葉春孫男曰坦將仕郎曰均曰垠

曰瘠方以公致法官之曰瑾曰挺曰圮登仕郎曰填
曰堪曰疇曰豈曰竣曰坡曰增曰填曰垠孫女嫁承
務郎木容次許嫁將仕郎鮑益次許嫁進士周保之
餘幼也公志慮精密前後謀議數十上事小大皆有
成畫深而不迂切而易從言州縣受納盤量常欲今
歲出剩多去歲商稅增額必以一年最高比較彼安
從得皆出於民耳又言民納錢免役而役不得免今
姑令見役保正長免當界役錢可也此可謂知憂民
矣又請內外官奏對須指陳急務不許泛引閑慢人
已言者寧復言之期於必行而已此固知治體之論
也至言陛下無恃江爲險必守淮而後能守江修
城增戍所以守淮也或曰增戍難在錢糧移江置諸

淮爾何難且州郡不敢合教甚無謂虜今日打獵明日巡綽率用千餘騎豈慮警動我耶此又壯論異於人者也始忠簡拒秦丞相斥之晚明孝宗終不肯取報政公耳目陶染故雖列省寺無顧戀意連擠於外視後出捷起騰上無恨望心恠以家門素業為事二子既登第誨諸孫元切書室縱橫與同卧起休沐不使踰戶限余每從公見其動止有常節得言語之未樂而無荒未嘗不敬下風也嘉定四年九月

謚議

故昭度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崇國趙公謚宣簡議

議曰某既狀公之行上太常而承之博士當以謚

配行其可不信夫高爵重位不為富貴沉溺而能退避以保其節文雅以發其名此宗室公族之所謂賢也公遭時多故持戰然望于周旋四方而感動問學居窮守獨之操甚於寒陋寡士救民之疾苦如飢渴行惠利之政如嗜然應俸制變敏而有功強梗在前不避也自為小官以至留務論事不絕進見上前意質而辭詳其所不隱不知禍福之可擇也且死猶奏諫疏者三焉望其容莊聽其言必有當於理義察其行已可謂能以禮始終者矣凡此皆載於狀不誣然則公之賢非宗室公族之所謂賢也謹按謚法善問周達曰宣壹德不懈曰簡宜謚曰宣簡謹議

故贈右諫議大夫龔公謚節肅議

議曰陳璘卸治任伯雨及公皆官不應謚天子特
賜之謚追矯情變難之所致褒勸伏節敢言之臣
所以示為百廢法也竊因明詔考見當時之故蓋元
符之末建中靖國之初既昭雪流人生死兼澤天下
望盡復元祐政事而巨姦已敗者猶僣蹇不自退方
綏者日睥睨而為謀公與同時諫官御史隨其邪慝
所在連奏累疏迎鋒推擊時之盛衰視其官治之發
與由其身志清王道奪由正路可謂壯哉夫君子之
所以責乎天下者以其念治之心具於人也惟念治
之心而進之方讒人尚熾邪正未分如癰疽隱起於
其身不決潰之不止而或者乃以為不可力爭以次
其勢斯患失而不知義者之論也世言公羈置化州

徒步赴貶持扇乞錢以為資嗟乎公能不自悔矣雖
姦臣遇公之酷如此又豈足為公戚哉謹按謚法能
自持守曰節剛德克就曰肅謚公曰節肅宜無愧謹義

黃端明謚簡肅議

治身之義事君之節二者君子之極行也於治身也
能謹其小於事君也能識其大而君子之行不遠矣
昔之治其身者或忽於言動之細微而曰我能為其
大者而已及觀所以事君則又或不能為其大而姑
欲累小善以自免焉此德之所以不立而人之所以
不成也故兵部尚書端明殿學士黃公之狀言公儼
然莊重坐立有常處不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不戲
言苟笑人以為拘繫而不能頃刻安者公獨泰然以

終其身雖在燕私未嘗須臾變也及再得謝年七十
餘矣益謹敬不頽墮後生來見者禮對如大賓教語
必以孝弟忠信至其薨也蓋八十有五而所以自持
其躬者如一日其仕當秦檜死後賀虜生辰還言虜
必徒居汴以迫我宜早自計時前使還者不敢言宰
相怒公公不爲動自是三四年每進見未嘗不論邊
事虜果以欽宗來訃出不遜語公獨請即發喪決
用兵策使使臣督諸軍及賊在江旁朝臣爭挈家逃
匿公家人亦旦暮請公曰天子在是若等安適耶
比虜退家在成中者公與陳丞相康伯而已虜後請
修好且責臣禮與新得四郡或謂實利不可干虛名
不足惜也公獨曰土疆一彼一此耳名定百世不易

議者非是王之望約和公又論之天申節上壽議
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公言春秋君弒賊不討不
書葬欽宗實未葬樂不當作也爭之力事得暫寢
范成大使虜祈請山陵公又言置欽宗梓官而不
問無以盡人心且使夷狄窺我矣公之立朝始末議
論如此夫俊豪跌宕脫畧於繩檢之外者豈非其自
善以爲偉人名士之所爲哉其循守卑論棄志大難
與夫臨大計當大事不敢堅決有退後之懦無率先
之勇而以他小善自賢者尚多有之然則公之於治
身也可謂能謹其小而於事君也可謂能識其大矣
狀又言公爲普安教授時不與內知龍大淵坐爲國
子司業時不奏武成王朝芝草宰相率達官書佛經

刻六和塔公謝不能其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與人交恭而淡而久收死卹孤賤貧繼絕蓋公既已識事君之大節則雖其小者宜不失乎片然之守而於治身之謹誠細微無不盡焉則推而達之固所以合乎人倫之大義也豈非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而非偶然幸致者乎謹按謚法壹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公之治身謹言動無牽艾率以恭斯壹德不懈矣公之事君排和議無難易必以勇斯執心決斷矣請謚曰簡肅於易公名為謹議

李丞相綱謚忠定議

議曰公自起居即極論都城水災斥為監當而抗直之聲震於天下矣及幹離不來寇在廷茫然將從乘

輿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辨詰遂奪其議力守京師虜以退卻然其留割三鎮詔書擊女真之歸而暮丘以防其再至皆為同列所排不果用也高宗中興首

命公自輔於是張邦昌以僭逆誅矣先事河北河東錄堅守者建遣張所傳亮往接接之乞幸襄鄧以係人心而無走東南使周望傳雲通問二聖而無踵和約時中原尚未潰也公方除京黼亂政漸復祖宗舊法奏請施行數十事多多機要使稍得歲年之須則兩河不遂陷而虜不敢復鼓行入內地矣而雖恥因可報也不幸有七十五日而罷去迄其後常踈外坎凜雖僅免顛沛而曾不少得其意焉自是禍難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為國家惜者所以哀公之

志而深悲其相之不終士至有未嘗識公面而坐論
救公以死彼豈有所顧望附託而然哉蓋公之賢自
當時市井負販莫不喜爲之道說然而謗公者亦衆
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已京師之禍公
實使之嗚呼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
走而乞和譽賊虜而卑中國爾以避走乞和譽賊虜
卑中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爲謀詳慮密
而謂公爲畧而疎自以爲鎮重能消弭而謂公爲輕
銳而喜事其恬視君父之仇畏死持祿甘爲世所
殘悔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殉國爲人望所屬者謂
爲朋黨要結以自榮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師者
爲失策矣則公之負謗於時固亦其理之所宜得也

何足辨哉顧獨有可恨者夫是非毀譽之相蒙布必
至於久而後論定是從古以然者也公之歿五十載
矣世之論公者卒亦未有以大異於前日也何歟孔
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考公之行事而深察
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豈有媿於孔子之所
稱者哉悲夫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安民大慮曰
定請以忠定爲公謚謹議

銘

母自欺室銘

禮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學之道自誠其意
始意者心之發也黃叢林氏兄弟以名其室余推行
其義而銘之銘曰有聞善之意而疑已以不明自

欺也有為高之心而畏已以不能自欺也喜安於俗而不拘乎道自欺也求合於外而中莫之考自欺也其道甚大萬物咸取聖賢之功我則與有如操斧斤以入山林隨其所欲棟題棟榑蔚然千章被冒洞谷愛莫能致投斧太息言既出之行既實之久且不倦我則畢之鷓鳴必旦鷓鳴必雨其象則然孰敢余侮婦人之貞抱節空閨守妄求真匪誠惟欺咨爾弟昆敬事一心無咎無譽上帝居歆

存齋銘

蔣少韓名其燕息之齋曰存請余銘未暇也又揭於弋陽之便坐乃銘曰孟存以心易存以性其入道義其出愛敬此真存耶

衆善所門如彼衆業常定舍困性因物迷心與事往必謹司之勿抑勿放勿越有為勿墮空寂是固無存執妄為得在矣或陽觀竹青蒼厥壤甚夷水廣山長上迫征求下憐愁苦依其永存以作民怙

睦山堂銘

周茂良居睦源家旁一里山拱水揖自成面勢望神洞白雲遠近顯敞作屋聚書草木修列余名曰睦山堂用其所當問學者為銘

地稱順悌之名居襲昆仍之久資仁以合其族濬文以光其後為堂之功始基而愈厚也學有本統昭然垂憲未知之也後思研慮涉聞辨知而卒無益既知之也博論廣頌極治盡末而終不倦強其志不弱其

質明於義不疑於善聖言在前待進而驗成材在習
力熟則變黜徒悟之寡淺無單傳之夸羨故始終俱
有考窮達皆可願也有簡婉婉有竹雅雅睦山之下
尚啓來者

省齋銘

義烏姚獻可爲其友周慙求銘省齋凡五年始
克銘之

昔者曾子一日三省今子五載以省爲請子悟何晚
我言已遲相彼西体則焉必知既有念慮胡爲昏迷
苟非忠信奚以學爲震霆決鍾有待而發綿綿增陰
見此日月勿交陋音勿隨俚說區區利心毋自溺沒
專已忘人入道幾絕推已盡人已則多闕斧柯可用

毫釐可別咨爾周生念念勿越

師立齋銘

臨

邛魏華南自校書郎出守漢嘉於是生二十

九年矣榜其齋曰師立而請爲銘

人之晞聖資蓋匪夷亦或僅有而患失時我材甚
我年孔當捨彼雋輒鮮爲物降命以義知心非外假
至於不踰夫孰禦者雖則云然有言于茲是二非一
必也貫之曾參之忠端木之恕浩乎兩間何憂何懼
既見其易復思其難一簣苟止無以爲山卓哉淵微
大矣文獻式昭簞簞勿倦

陳德中老勤堂銘

老之將至夫子不知老之既至齋以伐齊血氣役身

萬世同過方壯雖剛將老輒情懷我良朋天與至薄
未壯已修既老能勤勤於好學惕若不足往監歷歷
可慕可愕動於為善澹乎有餘外利紛紛愈遠愈疎
如玉比德本性不易琢成圭璧義理孔獲其堂始新
草木華滋匪老爾佚惟勤爾思

松軒雙蓮銘

物之並榮示美於同懿哉程氏千指合宮其飲同壺
其飲同盃其衣復單施術不殊自其高曾以及後裔
一本同生疎戚局計有蔚松軒萬萬聯祥一二未已
十百相將永有滿虛蓮有落開永同弗乖祉福大來

鍾銘

不律不呂非陽非陰破幽出音以大為音悲爾含生

如夢自沈各隨所聞復其本心

青詞

代宋彥遠青詞

上穹垂鑒顧有明威下人何知獨私恩造雖積罪以
致禍猶積哀而自新伏念臣少頌精修老益祗畏敢
為獨行庶幾引年頗迫初寒加之衝冒病侵臂膝不
利訕伸悼沉痺之苛留豈衰殘而逢此顛虞陰譴有
暴天行從仕乖政刑之中治心失喜怒哀之節况方勤
於朴斲曾罔筮於日時有一於茲足戕和氣恭以中
天之運總制萬靈樞極之功慈救群品是憑方士修
設真儀奠俯應於微誠盡蠲除於宿負惟衆星之南
極照耀為祥及太陽之比旋揮壤何害誓堅晚節以

答鴻私

同前

請命獲全已忝生前之安泰負心未報謂逃死後之愆尤敢再整於微衷以不辜於往願伏念臣先臣某及中年而抱疾幾與死以為鄰救療已窮祈求無術賴上蒼之降鑒活餘年於將顛自知延瞬息之微生何以答鴻龐之厚施而氣力索於自累日月廢於因循未吐涸誠已分存沒重哀既往之魂更負忘恩之責皆不孝之所招為無窮之大禍過如可贖何私熹冒之心罪或許多願致遺孤之罰

青同前

覺深喪考莫伸究痛之情事在呼天徒負遲留之恨

收哭踊以自適端忱誠而上通伏念臣切切秉燹爨燹嚴訓糞粗供其子職庶少款於天年夫何朝露之先忽作黃泉之隔昊穹降罰由孝行之虧遠厚地難容顧形骸之隕墜神靈何往追慕嚆依又念當痛革之餘無以見心折之切恭陳醮謝具準科文排歷九閔艱難萬死推此內哀之瀆敢干清禁之嚴庶幾昭格以不遺悲傷而救賜則哀矜之惠無施於亡考而几筵之奉期莫於生時

代子設醮青詞

身嬰降割已無可贖之愆教許追亡尚有自殺之路伏念臣母令人高氏蚤懷微志備受多艱經營甚勞細大可考豈不酬償於晚節胡為殞落於中年遺骨

空存先靈何往恍尋求而莫見莫彷彿以能通儻舊
宇安棲乞長為孤露之託如煩究上訴曲垂矜度之
私俾獲依憑奚間存沒臣等精斲有限哀意無窮

大祥設醮青詞

母亡予在徒想音容祝孝峻慈豈迷影響伏念臣姓
令人高氏不登中壽輕捨幼孤速甚須臾死已二年
之隔索於罔象曾無一日之還敢上謁於超升乞下
招其離散獲留家宇長奉春晨詔許拜東便肉既枯
之骨恩垂復注益款未泯之真

謝恩青詞

失母之酷不知所求顯天之哀自期必獲伏念臣姓
令人高氏幻身雖謝天識故存素深兒子之慈豈無

感格疑有鬼神之祟致限幽冥幸賜大恩俾通宿命
乘化橋而來下指故室以言歸悲淚交橫何曾再三
之覩然嘗罔替豈勝如在之情

疏文

代子水陸疏文

親慈永已奚比於人歲行不居重逢是日先妣令人
高氏本能卓觀夙謝塵緣雖將盡以無餘未曾悵恋
宜一真之常照豈限去來而某等慕往徒深現前何
有慈陳梵設屢扣覺乘肅延衆天普施群品彌滿覆
載函蓋古今使妣高氏快樂逍遙莫非淨土哀憐擁
護不離當家作母子之正依無死生之異路某等不
勝推踴顛越之至

修海神廟疏文

衛公精爽可畏范侯寔寐猶通德蔭所專威靈甚廣
積有傾扶之陋未加修奉之虔百賈會同衆心齊勸
突兀山林之上丹雘既新宴安江海之間風波不聳

建卧龍潭疏文

距城一舍有龍二潭千年顯靈四邑遍禱隨請輒應
多稼常豐今將肇築新祠然且不勝重費尺椽片瓦
雖知舉事之難粒米兼金盡報已施之澤佇成大厦
永庇樂郊

修路疏

出門無礙方是通衢着脚不牢未為坦道瞻茲浦口
實係要塗尚賒甃砌之功難免顛墜之患欲向這裏

做此方便須是賦家發大慈悲捨廩傾囊眼界中裝
凡生功德無沙運石脚根下作穩實工夫指日而成
長劫不壞南來北往何憂帶水拖泥朝去暮來不到
撞頭磕腦

修甘泉井

定裏有聞古禪之迹尚在邑前不改西山之味尤甘
一勺匪多萬家俱以豈以冽寒之食忽貽敵陋之羞
衆力所趨甃工肅戒既平無咎勿幕大成

新州謁先聖文

重其任而輕其道專其學而雜其施此為政者所以
謬於古而違於今也某知難而已力則不逮然不敢
不勉

祭諸朝文

政刑予奪雖曰吏治災祥豐歉豈伊人為思盡此心
庶幾昭答

祈晴文

始部使者下屬郡祈晴而靳自十三日大雨之後膏
潤相接穀之未刈者殆欲芽矣將以十九日有謁祠
下執事宿戒陰雲忽開象緯清明原隰酣麗曝曬藁
穗梁平金鐘困倉不空歲事良畢夫敏於赴急者神
之德怨於失時者民之情待請而從人道所尚先禱
而應吏懼不地益求其衷以稱嘉歎

祈雪文

溥紹之交大雪爛漫平地累尺而人以過寒為患今

冬溫暖已甚楮有不穿之裘雖臘將至而近郊未見
白焉民又以疫厲告矣疾血氣之和以求時令之正
此神之休而吏之責也翁合凍凝舞積聚在瞬息
之間爾敢再拜以祈

謝雪文

當庚寅之上謁祭晴光其朝晰步堂皇以屢瞻漸重
雲之晡起霰已下方還止陰已交而以霽越庚寅之
三日續終日而並幸高差我兮特映遠蒼茫兮平施
抽寒日疾之閑鑰洗麥苗之昏穢徧國人而相語何
勝蠶兮斯異事有時而適合物或疑於偶值惟應節
而不濫尤神靈之可貴念飲報之靡足駕以詞而來既
總司祭先聖文

古今之官不同而所謂總領軍馬錢糧者其事任固亦非今之所當忽也使其高一不至於不勝其任是不先聖之所以教矣

由寒日請廟文

某被使兵食寄地丹陽惟神無相此邦敢不敬告

祠山禱雨文

三日為霖旱氣始消前日雖雨曾不崇朝未插之秧十尚三四頽然塊中挿者行死湫潭十餘駢迎疊拜紛紛一春其力甚憊凡此諸龍豈無威神暫雨輒止莫知其因位尊責重惟王是托大足大通非王孰有田一以盈苗對以青河漉漉奮泉船高榮輕我昔建康王答如響今將誰依願我勿爽

祠山謝雨文

廼五月乙酉雨晝夜不止百泉交趨千壑並至或耘其前歌長以謠或播其後笑而忘號擔牲挈壺敬謝明德伊苗有穰誰稼之穡

送龍水還潭文

比者乞水歸自潭下澤未隨應衆竊運之廼初七之夕大雨驟至始於西方吹臺有失霧氣翳麟既而大羅諸山陰雲四合兼晝累夜霏為巨靈積為重霖秋成在望一郡同喜神功不宰妙化難名而合境士民私憂過計方欲推龍功之所致驗雨職之所專保佑此方求求依怙惟龍不倦特施顯發威靈自今以往有旱必告邦人當竭其力事龍無怠龍其鑒之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此卷內容多為奏議、書牘、表啟等體裁，文字古雅，敘述詳盡。卷中可見對時政的批評與建議，以及對個人處境的感慨。由於墨跡較淡，部分文字難以辨認，但整體結構清晰。

水心先生文集卷二十七

書

與趙丞相書

章貢蔡諒編集

前集

某惶恐再拜上書大丞相閣下某往歲集英之對山林樸野言無可采相公時在政府實較異之使某由此有聞於世雖嘗奉啟陳謝而不敢叙道其感戴之私甫還里舍禍變不測先妣傾喪方痛苦號呼而聞相公進位上宰獨荷重任天下企竦以觀新政某又不得以銜茹荼毒之餘與縉紳群士同致其詠歌比者免喪不死亦幾年矣則又以為州縣卑冗之官不宜輒通姓名作文字以干宰相而自取於僭冒棄絕之罪蓋相公之經緯密勿在於政事之幾進退百官

在於人才之賢不肖其功業之著見在於民心而爲
國家長遠宏大之規在於邪正消長之際固非一士
之言語能私致其輕重而某所以輒踈遠自外於門
下者直欲自明其區區之義而已顧今日之勢非一
吐露情款於相公則區區之義不足以自明不當復
以踈遠自外爲言者亦准相公有以察之某之不肖
甚矣欲強學也而質不敏欲力行也而心不逮雖有
其志而才能不踰於中人顧嘗坦然而內恐望古人
而不可復反也今者少師史公以得還之謝薦達海
內之賢而使若某者獲與十五人之中主上以史
公之重例令寄察而使若某者處在陞擢之數相公
出命廟堂招納英俊而使若某者得以收召而察其

才之所堪聞命之日慚汗悚仄不能出聲氣蓋前日
之忝切科第視其等倫已超越甚矣使不服勤慕職
嘗試吏事而遂躡他途以希進取則不惟喪失名義
而他日之法令事功踈拙曠廢將有面墻之羞以辜
朝廷器使之意而況今之武昌以格待次有問學讀
書之閑使不能補治其所不足而驟以未習之學施
之於用則必有迂闊不通之譏二者揆之於私無一
而可此某所以欲行而不敢也某又復思念史公採
虛名之譽以足其所薦而已不必以爲真可舉主
上之恩相公之命不欲於史公之薦有所擇而已不
必以爲真可察而某幕僚得試吏之勤待次有爲學
之暇可以自守其義而無負朝廷器使之意則相公

不必責其當至也夫可辭而猶不辭則人必以爲冒
不可辭而猶辭人必以爲矯今未至於矯而有近於
冒則以相公長養人才之心而惜其去就進退之義
宜不憚於敷陳以聽其所乞也故已具公狀申省而
又以其私告相公煩瀆皇恐死罪死罪秋序浸涼伏
乞為國自重

上西府書

某歐粵之鄙人行年二十有五於今世最爲不肖雖
少曾讀書頗涉治亂而言語遲鈍意向迂闊自度無
以求知於當世君子在京逾年未嘗有所詣今者收
拾廢放將就隴畝然而伏念天子明聖親御明堂布
德施教潤澤海宇猶懼閭閻之隱或不自得於是屢

下直言之詔招採山巖遁逸之士狂狷朴野之人凡
天下之大政師旅刑賦之本末道德法制之先後至
於宮掖之議民伍之情宰相之所未及行諫言之所
未暇言者咸得極陳於前無有所諱而某雖不肖實
治其學伏惟執事英傑俊偉材智特異忠勇並昭
嘗以再期之年行數千里盡守上流要塞之處今又
近掌地官不盈月而在右府天下想望風采日觀盛
德位尊責重憂深慮遠然則今天下之事非某誰實
言之非明公誰能聽之且盡言而無利害之心與聽
言而求盡天下之利害非明公與某而誰望故願求見
左右略疏一二惟明公深思之無忽某聞古之所謂英
雄豪傑之士者必能見天下之勢故能因人之未定

以收其權因天下之不足以成其功昔者光武起於
聖公假立之中受節濟河羣盜相王成等未立及鄧
禹納說則收二郡取河北祀漢配天業倬西京其後
元德以摧敗之餘寄命新野而羣雄若崩厥角北面
曹氏當是之時已為無復爭矣然孔明一起則河東
合從曹公奔遁劉璋失國連荆益之衆東向以爭天
下漢幾復興今夫天下多才勇敢之士居於可以有
為之地而終於無以建立或反以敗亡隨之者此無
他不能見天下之勢而陷溺於流俗之習也請遂言
今天下之勢夫使民無嗜戰之意而亦無畏戰之心
外可以立功而內不失為無事卽後世鞍馬之勞而
坐收三代揖遜服人之獲此豈非今日之所願欲哉

夫卻藥於瞑眩而愈疾於至危此亦病者之所願欲
也然而實難自唐末五代之禍天下生死於兵者藝
祖因人心之患苦削而損之其後太宗下太原勢可
以定燕代而不果真宗幸澶淵力可以破契丹而不
聽乃反黜幣賜金自詘不校以懷服之至於不仁
宗遂專以偃兵不戰持守天下當時元老大臣以和
親避狄為上策學士大夫以因循苟簡為正論犯樂
喜之譏成子木之詐晏然自以為仁義之勲莫能易
也是故元昊智高雖號桀黠計其強武曾何足以方
冒頓頡利之十一二而吾士馬全盛生民安業然一
方有警言天下震動羽檄日奏無戰不劔天子為之憂
愧太息引咎鎮撫然後少安兵寢事竟則謀議之臣

動色相賀以爲萬全不自知其恥也畏戰無勇之俗於是成矣使其民使於擊刺狃於兵革遂悍而不反若秦人之末世固爲非也如使一切不計以求苟安侵膚及骨扶服拜起將成二周之餘俗文武之先君固如是乎熙寧元豐之際始稍變其習思有以振起之然天下之心終以不服至於邪正相非朋黨相接大壞極弊以及靖康之憂女真小胡棄鞬踰易水長驅勾吳之地如入穹廬之鄉所過屠戮郭郭不可勝計而其父兄子弟藍縷鼠伏迄不敢怨若無復有血氣之知者又况乃加之以列淮之守四十年之辱也哉厥今天下大義不明趨身之便偷惰耳目春秋之作小雅之廢嘻笑諧謔以爲當然雖有忠良謀智

之士學於聖賢其陋更甚剛心勇氣無復存矣執事以爲今日之勢何如也夫以江淮之弱而兼西北之強鼓思退之卒而戰自奮之兵輕腹心之忠而樂簡策之諛求駕駘於千里抱鼠璞以待價此智士所以寒心雖然治亂無常勢成敗無定謀獨往獨來乃疑於神事成功立莫識其門弱可強也怯可勇也穰苴之勝戰已敗之師勾踐之霸奮垂亡之國用今之民求今之治則亦變今之勢矣然而非其人無以使下非其言無以諭衆其名不正其辭不順雖作於色發於身天下猶未從也易敗素者必以紫籍圭璧者必以綈必入胡佑之肆莫能名其噐而唯銜其美則萬金之直可至矣今也燦然陳於前人獨邈之而不顧

者何哉且今天下之患其深大宏遠者其不敢遽言也言其所易知而最甚者亦有三而已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論輕仁義之學則相與擯賢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庸人詆道以從時舉縫掖而仇視者蓋半天下而名實之辨亂矣夫事有逆順命有禍福爲善未驗或蒙其尤此時之常也而天下之人消沮悼慄遂以爲不復有所就且上有復九廟安中國之心帝王之盛節也而羣臣不能將順聖意左右推挽庶幾有成而皆以爲當一切無事而已君子則拂之以求名小人則悅之以求利積此之患其本不立其末皆廢矣天作水旱地爲溝澮非良農之疾也蠱賊之不除螟螣之蕃滋則后稷亦畏之故善醫者未論疾之虛

實而先察其受病之處儻在於此伏惟執事誠有意於今世乎方明主虛心以待執事者宜無不聽則當酌古今之變權利害之實以先定國是於天下然後收召廢棄有名之士斥去大言無驗之臣闢和同之論息朋黨之說據歲入之常以制國用罷太甚之求以紓民力廣武舉之路無限其任保多制科之選無必其記問貢州郡以薦士則士林之氣增委諸路以擇材則士卒之心勇四分上流之地以命羊陸之帥厚集荆楚之郊以求宛洛之績仍舊兵之數以嚴蒐練耕因屯之田以代軍輸稍寬閩浙之患無曠江南之野重臺諫而任刺史崇館閣以親講讀遴儲佐之材分幕府之寄凡今之急政要務不待朝夕而行之

者其大畧在是矣而委曲細故皆足以兆治亂之端者又不可悉數則又在薦意以求之平心以思之人效其說士程其技則無遺矣行之不可以不公守之不可以不信受之不可以不廣變已成之弱勢去方至之三患推之以年數也而少康之復夏宣王之興周有不論矣自昔中興之功江左之策蓋未有高焉者也雖然其所以行此者則又有三焉一曰誠二曰賞三曰罰夫發號出令無有巨小必思生民之大計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是之謂誠廢人之功求人之善舉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疎賤之醜是之謂賞懲人之過明人之惡加之寬宥之戮而遺其忠近之厚是之謂罰執事居得致之位而值可為之時蕭曹房杜之

流非有他也為之而合行之而至矣某之於執事未之見也執事之於某未之聞也而深言當世之故遂至於此宜若狂且易者然今天下之士其不以得至於公卿大臣為悅者鮮矣不以得至為悅而以利言者鮮矣不以利言而言能盡天下之利見天下之勢者亦鮮矣其不佞自以為無三者之患而獨有憂世之心且其外不至於不當言者是以遂言而無憚伏惟執事思其所以處此而一賜言之否使執事有以慰天下之望而某亦不為失人幸甚

寄王正言書

某再拜人之所以貴於君子者以其存心也心之所存高出於道德卑弱於功名旁達於技藝而微極於

幽遠舉無非是心者蓋亦博矣然大要皆以社稷生
民爲主而一身之利害不參焉自昔唐虞三代之君
子隨世就功因事用力其存心有大小故所成就有
厚薄不可掩也孟子曰有事是君人者以事是君爲
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
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夫所謂天民者
吾不得而見之矣視今之士崇飾詐巧造作成敗緩
則專利於已而急則歸過於君自以爲身之用舍死
與於君之安危則猶未得爲能事是君也而所謂安
社稷者尚安能之乎夫利有便於民而決爲之計有
所不合於衆而勇行之昭然號於人曰此吾君之所
欲天下莫能違也然利興而民怨計行而衆誹社稷

危矣而君誰與之是以昔之君子言不苟徇必依於
道事不苟悅必顧於理其所以慨然而力爭堅守而
不變者尤皆以爲社稷也社稷苟存而君尚誰與亡
所謂社稷臣者必至於此然其于君之所忌嬰禍之
所聚亦已甚矣時有變與道有用舍不能以盡然也
君子於此則亦盡其心而已所患者才不足以副其
心而道不足以周其才果於靖難而於天時人事人
情物理之微有所未察則不免以其身與社稷俱斃
其發而不中而爲仁人義士之所哀若陳蕃李固之
流蓋患是也夫由其前以行其志而又思其後以全
其功亦可謂難矣伏惟執事才器之剛果學術之正
大議論之閑遠脫身毫末中間閱草棘來見天子爲

秉官時值朝廷有大廢置立殿陛上語移數刻奄人
待宦股慄失氣當是時忠義之氣蓋天下及其殫居
田野一室蕭然不聞國家之論然發言措辭慷慨明
白語及社稷事輒憤激流涕其於飲食衣服蓋有若
不得已然者聞之於人以為今之君子未始見也嗚
呼非其心之所存何以及此某一生多難學為世出
誓將去甌閩之上鑿井築室有以自老於今天下之
事無所復置其念矣惟其深悲於孟子之言而有感
於執事之意故所願有謁焉伏惟執事安佚以養其
身和平以養其心發而中節以養其言崑崗之災砥
硤皆盡則所謂良王者可不深藏而自愛乎昨舟行
過秀州瞻望君子近在咫尺有病不能自力既去始

大悔故

一作此道其區區拜見無期惟千萬為國自重

與黃岩林元秀書

與黃岩林元秀書

上覆元秀國材二兄尊友姚君俞之行附訊必達忽
領來教慰喜不可言也冬中疑泣伏惟侍奉有相尊
履萬福候官事簡而閩中縣多佳非江浙費力之比
但益入南非有志者所宜往耳自君舉要覓福俸某
有此說渠亦以為然今亦從此論也添創屋已畢否
且喜國材親事有期見從黃岩來者皆云國材近日
學問之規模甚嚴而此訊乃不曾說及何耶向亦曾
說及子靜事不知曾記憶否世之所謂無志者混然
隨流俗頽墮於聲利而已矣及其有志則又以考之
不詳資之不深隨其所論牽陷於寡淺缺廢之地此

自古之所患是與無志者同爲流俗也與二君親厚
非復他人之比每願相聚數日講學其所當言而事
役參差竟不一遂將如之何牒試俟到官不容不盡
力有即報矣或因此得早來吳中豈非幸會改習尚
書甚好取人差寬又省力耳某今歲家事勞費又倍
於前時所謂久之無間然者外間之說是誠如此然
二兄未知其故也新婦曾有娠數月而失婦女兼後
生當此艱難百罹內外極覺無意况但業如此無可
論者浙西之行已取此月二十八日就道臨期轉行
李於妻家一宵鄰舍火作生生之具燔燹略盡尤可
嘆笑也某行役兼之災變頗復擾冗未能別有所言
須到吳復作書萬先生事曾屬象先矣恐未易集奈

何老兄不可不類惠書餘祝自厚不宣

與呂文書

春初因章端叟到發草草附一書計須呈徹自後缺
便弗獲嗣遣實勞詹問仲夏屆時伏惟離校雍容神
相萬福某授徒僧舍凡百粗遣應酬雖無觀書之暇
然亦務索居也去冬之書輒自陳道大抵以乍出坑
谷忽見天地日月不覺欣躍驚詫過於高快自接報
報益用力其間乃知天地儘大日月儘明緝熙工夫
無有窮已其智愈崇其禮愈卑向時平實之語乃今
始知味矣更惟有以進之不勝顙俟同志林百順依
君舉兄爲學志况頗堅平時願叩門墻而不可得想
今已獲趨拜當蒙與進也未由親承臨風耿耿

戴少望書

少望兄足下奉別忽已三改月。詹望詹望日來伏惟起居佳勝。十日前及陳傳良遇於黃岩。說足下決以此月初三日行天下。求世外之道。欲抵書已無及。徒益悵恨。昨日里人來知尚因循未果。行始在韓文時。屢聞少望此言。心謂戲耳。不識誠有之。少望天下奇才。於今世不過數人造物者所庇。信柰何以少得喪。一不當意。遂爲此等絕世自好。蒼莽不可知之事。驚驚恠恠。切計諸公已有爲少望留行者。若猶未也。則願進其愚。往時陸惟忠學內外丹法。東坡先生謂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神可以仙。其寒亦可以死。惟忠學之。每幾乎成。物輒有以害之。則嘆曰。吾真坐寒而

死矣。今爲足下言。不可出之。故不但寒耳。古之至人。未有聞也。未有行也。必疲筋骨。極精神。甘賤役。甚至侮蛟龍。冒鋒鏑。竟其死。而不知倦。然猶有不聞聞之。而不行者。吾料足下是數者皆不能盡。平時揀求美。便斥棄酸醜。尊夫人賢兄。佳愛故曲。徇其所欲耳。步行至十里外。足弱不能前。而反非舟車不能越。鄉將遂舍之。而去道里甚遠。荆襄江淮土俗嗜好不同。東浙即不幸。一日有飢寒勞苦之間。風雨霧露之氣。從而乘之。疾病且作。旁無親黨藥物。不至則爲之柰何。無乃賊其所愛之身。失天生賢之意。廢於賢母兄之望乎。想少望一讀至此。可以遂釋前念也。列仙者必用心於寂寞篤學於無爲。已而道充其中。大發乎外。

是以旦暮於吳越之區飛翔乎秦漢之郊縱意所如無留焉者足下猶未能充也遂肆然發之攫取其名而不思其難恐力窮氣盡則必有俟之者焉故爲少望計當杜門端居危坐深念時用參同契九籥之書老氏道德言以增益其所未定道引閑節屏閑思慮以遠去少年之習高人長者當襲武而至矣僕舊讀柳子厚文獨愛其序送婁圖南極有理使世之君子畔其道以從異學勞而無成者可以自鏡正惟不勞而成固與龜蛇木石無以異耳願足下深思惟忠之事而反復子厚之意救世俗之失正諸子之非明聖人之經是所期於少望者鄙言可聽不可忽歲行盡矣寒苦惟厚自愛

答少詹書

某雖薄多難自少粗聞義理之大方所願守常道不踰乎中庸之德雖其間氣質有偏不能盡合然要當修爲充擴勉而中道每見少詹厲志篤意欲一日千里未嘗不贊嘆及見少詹欲自負太過慕爲豪傑非常之行輕鄙中正平易之論而多爲驚世駭俗絕高之語又未嘗不太息也凡所謂豪傑者卓然興起者世間常理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賓主之大倫也慈孝恭敬友悌廉遜忠信之大節也所謂豪傑者卓然興起不待教詔而自能不待勉強而自盡通達無間而可以顯仁藏用者故孟子謂不待文王而興此其所以願望於朋友而少詹若不相信反以不肖者爲

隱藏埋伏不能盡切瑳琢磨之道此其之所以疑愧
而不敢深言也夫不能共由此道則當各行其志而
已至於以撓變為經常以不遜為坦蕩以窺測隱度
為義理以見人隱伏為新奇以跌蕩不可羈束為通
透以多所疑忌為先覺此道德之棄才也為之必不
成行之必不遂讀書之博祗以長傲見理之明祗以
遂非故不願少詹如此而不敢深言也若少詹番然
相聽信知此為忠愛之極厭勉之至只循常理有日
新之功孔子所謂吾為爾宰也則憂患急難豈有不
相告之理乎少詹既未能從人而舍己又疑人之不
相與而以為外己所以枝葉橫生意見多疑不得與
一世之賢者遊於大中至正之途實非鄙野之人敢

有自外於門下也更望深思詳察某已取此月二十
九日畢親平生雖不妄通負人然就省約中亦自有
理柑子已領貺錢二十千謹用回納窮冬苦寒千萬
為學自愛

代人上書

某投迹山林居閑歲久今者祠祿滿罷又當造朝方
明天子登拜二三大臣作新庶事以圖中興天下更
易觀聽庶幾成效少補萬分而某昔者盛年志銳喜
論世事比及晚暮心志彫落又以未嘗施用撫已自
疑軒布所聞幸垂采擇蓋天下之計遠有在於疆界
之外則不可豫言近在閭與之內則不足深論惟其
墻垣之固障蔽所加若舍而不營則內外俱喪其或

經畫稍定防變既周內可以安國家外可以滅讎虜
詩曰自室徂基自羊徂牛鼎鼎及鼐此言行之有本
末而施之有次第然而當世之士於凡遠者則或侈
大其說以爲奇於凡近者則亦奇碎其辭以爲切至
於所當後先衆所共知則反以爲古今常談文墨之
舊事因循掩覆受患已深誠恐垣墉頽圯障蔽有缺
空言曼衍至計莫施則天下之事所損多矣伏惟相
公留聽而深思之不以爲熟爛而無取也游士大夫
爭爲恢復之說久矣言東事者則曰取魯取齊言西
事者則曰取秦取壘又自淮直北以至京師自襄陽
指武關壽河中以抵函谷甚者欲遣間刺招熟戶繼
豪傑繞海復出以結遠夷藩落之援其日夜思索惟

心不精若此者其所謂在疆界之外不可預言者也
天下大事廟堂之上當有成謀豈容紛紛苟爲虛論
抗顏高議朝往暮隨無所責成徒亂人意勿聽可也
若乃興利之臣轉對之日所謂閩浙湖廣之間更易
茶鹽稅役之法至於創建官司網羅遺利鑄山煮海
無所不言向者禦盜之畫遍及內地烽燧相望煩擾
無益其以爲若此者皆閭奧之內而不足深論者也
朝廷法令之大備每患太煩利已窮盡不可損益舉
其大槩惟在弔民區區之談謏刻過矣相公宜聽而
置之不宜聽而行之也若執此二端已得其要則規
摹可言政事可修惟是垣墉障蔽之地未有條畫夫
兩淮國之墻垣江之障蔽也宜在過爲防慮嚴設捍

衛而觀今之所以措置疆界不知其何故也三國爭
利南北戍守尺寸之地莫不建城築塢坐分要害今
其遺址具在策書爰自通和之久例作尋常州郡一
差遣廬楊置帥僅存虛名列城具官厚祿坐食其間
貴人子弟因緣請託遂爲饋遺脯醢之地不惟措置
未盡其術而邊政日以隳矣且夫障蔽厚則室家完
墻垣固則外患息紹興三十餘年江淮無一日之政
故逆亮驟來而江左震動人不自保此淮不固則江
不安之驗也且其地廣人寡平野莽然朝廷屢議勸
耕固嘗經理夫農田之政非有他巧止在委任朴厚
英茂才力之士堅久盡心若民得安居土壤盡闢則
有增稅之利若官自募人耕作則儲米窖穀倉廩盈

積可以待外敵之變而無倉卒艱匱之憂前人施設
皆有成效今但止於間遣命使或乃暫付守臣至有
給空名告身奪農人牛具犂伐之地草萊隨長立意
苟且兒戲是同信妄人之浮言求一成之定計如此
則其土不可得而食民不可得而居險要不可得而
守實藩籬以安內地其勢不可得而成也故願相公
惜之重之不以爲常人之所共知而加忽不以爲朝
廷之所已行而不問謂當別爲修畫參考古今選擇
能臣專一委任至於二路大帥不可止緣虛名無所
節制必與支郡相臨相統貴令脉理貫通士馬防戍
招懷撫納咸聽號令雖不能盡如前世舉以付之其
人猶須久任五七年之間俾有績狀乃令代易若乃

初耕之策不可外選使人客寄其地勢力孤弱心志
睽乖難以責功易以敗事惟當精擇賢令俾溯十年
自然土壤盡闢富實可考如使幅員千里粗有成規
隱然垣墻外禦牢密自北而南江左固無可慮自此
而北中原然後可圖聖上方且倚留於二三大臣欲
令見功成筭近在歲月惟願務實而行不至汗漫而
無統也某來下郡聞見寡淺自念不可以見相公而
為是書生之談論固不足以動心而後慮矣雖然天
下之計有決不可易者則又安可諱避而不稱一日
有事起而謀之其可及乎執事毋以督過幸甚

答劉子至書

寄示新詩吟玩不能暫釋友朋聞皆傳說蓋自

風雅騷人之後古得大家數者不過六七蘇李至更
信通作一大家而高蘇州皆兼有之陶元亮則又盡
奔象人家具而獨作一大家者也從來詩人不問家
數大小皆模可淵明蘇州縱極力做像終不
近似惟青詩中有數首全似淵明者江淹作淵明田
居語若類而意趣全非今子至以平日研精之深與
旦悟入自然得其七八可謂古今至難之事若由此
進而不已渾脫圓成繼兩大家真為盛矣近世獨李
季章趙蹈中筆力浩大能追古人雖承平盛時亦未
易得然子至遂謂如天機自動天自鳴不待雕琢
證此地位則其不然如子至得從來下功深之力有
今日弟其間尚有短之未堅等滓垢未明淨者以下

功猶未深也若便要放下隨語成章則必有退落反
不逮瑯刻也稿須審詳當使內外兩進未可
內外而忘也雖淵明詩亦自有工拙絕好者十居三
四爾蘇州局面多却儘應副得過此亦他人所不能
知也其間曲折非紙上可盡

荅吳明輔書

往陳壽老言其表弟齒甚少文墨穎異超越輩流思
見未獲也忽承枉示牋翰兼惠篇什意特新語特工
韻趣特高遠雖昔之妙齡秀質其終遂以名世者不
過若是何止超越沈
右實真偽之說書性學遠志初時敏厥修乃來允懷
于茲道積于厥躬言學修而後道積也詩自就月將

學有熙于光明佛時仔有示我顯德行言學明而
後德顯也皆以學致道而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
於近世儒者其意幸天下之學皆不足以致其道
獨我能致之故云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足下有
志於古人當以詩書為正後之名實偽真毋致辨焉
更與壽老講求之可也許將見臨尚俟面盡

上執政薦士書

國家之用賢才必如飢渴之於飲食誠心好之求取
之急惟恐不至口腹之獲惟恐不盡及其醉飽之餘
嗜好衰息方復調適衆味和劑八珍祈懇而後進勉
強而後餐其不棄去者寡矣故上有失士之患而士
有不遇時之悲至使官職曠闕治功陵夷雅俗隳壞

遺風不接由其始用之非誠心善人之類遭厭薄而散漫也竊以近歲海內方聞之士志行端一才能敏強可以卓然當國家之用者宜不爲少而其間雖有已經選用不究才能嘗預薦聞未蒙旌擢亦有已罹憂患恐致沉淪既得外遷因不復入以一疑而傷衆信用浮華而傷實能又况其自安常分無所板援復貽頽年永絕榮進者乎每一思之深切痛悼伏惟丞相國公晉當國柄所宜察饑渴飲食之時體盡誠好士之心急求力取博選亟用以爲國本民命永遠之地以報明主之遇以塞多士之責某等見聞所親不相爲比所愛不相爲私踈以公相信遠以義相昭昔此固奏記東平王蒼薦者大人國爲得才不專某兩

而奢納之裴伯爲李吉甫疏三十士吉甫藉以舉用而當時翕然稱其得人某等濫膺朝列叨竊祿食常愧聽聞短狹知賢不多無以裨補萬一不勝慚愧謹自陳傳良以下三十四人冒昧以聞伏候採擇
陳傳良劉清之勾昌泰祝環石斗文陸九淵沈煥王謙豐誼章穎陳煥之鄭伯英黃艾王叔簡馬大同呂祖儉石宗昭范仲黼徐誼揚簡潘景憲徐元德戴溪祭越岳甫王抟游九言吳益項安世劉燭舒彝林鼎袁譽庚德明

奏薦滕賢良

臣聞國家之求材因其欲進而與之進則臣職修因其欲退而與之退則士節勸二者皆於治道有益而

退為難能臣伏見平江府布衣滕成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之孫少有絕識文行兼茂外示

斟酌世故動中機微淳熙中以賢良召閣試肆通為

考官排沮孝宗惜之降旨再試會內禪而止比歲近

臣又加論薦為士人歎息以為近世科目淹久無如成

者而成廉靖自樂不競不迷年踰五十絕意仕進蕭

然一壘甘於退老迹其清裁可以範世臣愚伏望

聖慈念孝宗延登之勤嘉成操行之美特賜一處士

名日以旌冲尚臣干犯天威不勝震懼伏候勅旨三

月一日奉聖旨賜蕭靖處士

四卷論實業丞相

伏審誕敷明命寵陟上台宗社所臨獨當眷貴之厚

臣工是式庶幾觀聽之新伏惟慶尉國家若稽治本

灼見俊心考其盛衰之原必開用舍之際三傑未臣

於高帝秦項方爭十夫既翼於成王商奄斯剪雖異

世每煩於興嘆而並時嘗患於不遭惟管仲之相齊

與孔明之佐蜀皆以偏隅之地坐收強霸之勳蓋上

之相信無柰鑿之乖故已得專行有符節之合事罔

間以儒陋之學功不逾於素定之謀維時真人勃興

昌運亟更元宰卑房杜而不庸夢想天民宜稷契之

自至伏惟某官器鍾嵩岳之厚才配唐虞之難從容

頌亂之中有如踴躍功名之會動中事幾躡坤順以

承天躬謙勞而接下適契子男之服入均鄉士之尊

漕輸丘淮昇翰吳楚推參華近密契聖神地官兼掌
貳之隆政府歷東西之峻未能獨任容有累於設施
命以仔有固顯示於德行方今內康四海外總六師
劉晏得君財苟匱而何患吉甫任政官雖冗而自清
欽聞卓異之居一洗因循之陋某衰并自昇欣幸滋
深外合縉紳之公言內慰鈞陶之私願不腆誠膺之
敬莫伸庭著之儀况喜兼懷敷陳奚既

賀龔參政

伏審獨由上旨參貳國鈞浪號初頒交慶仁人之用
尋綱肆舉益振本朝之尊伏惟歡尉切觀賢俊之所
立無如出處之最難自其養望於具僚之中則有致
身於上宰之意苟惟達志建國無窮之基庶幾得君

俾民與被其澤自期甚厚成效罕聞時益變遷既乖
所學之素事乃叢委或違應務之周而又氣不足以
行其言節不足以徇其道黽勉積祿沉酣奉身功名
之垂逝云邈矣社稷之固將何諉焉然物之萃者勢
必升陰之剥者陽必復天地交泰君臣會通是生命
世之英出任天下之重某官德博而道大兼備而用
全元化運於四時莫測機緘之際善馭調於八駿靡
勒銜勒之勞屹然公輔之資蚤著諫垣之日惠流舊
楚聲冠中都民具十年之瞻帝求一德之資果發大
議分別忠邪多舉訓詞旁招俊乂豈徒因陋就簡襲
制度於漢唐之餘必將用夏變夷復版籍於祖宗之
故竚超鼎鉉大布甄衡某頃參御史之僚老領偏郡

之之茫茫其遠深愧大夫之從斷斷無他尚冀黎民
之保忽聞新命喜倍常倫木德方身水行未殄伏乞
為時自壽少尉羣情

謝宰執登科

羣士並進未知孰賢特恩所加忽為異等下有慚於
朋友上或累於朝廷惟先王度德以任官司徒命鄉
而論秀必使行義已著天下豫知其人然後車服肆
頒國家始賴其用固無以動世俗之耳目斯可以為
治道之楷模科舉之興古今殊制考之以無所統一
之言語寄之於不可測度之權衡靡人不求惟藝是
擇雖復方州論薦宗伯選掄以至親煩明主之尊在
訪大廷之問防隄最密謂非不肖之可容條對甚多

庶幾實之之出此猶且士無定品家有異心方其想
望於進讀之時側聽於傳呼之際曾莫識其素守遽
超越於輩流市井嘆驚鄉黨夸耀習慣既久見聞謂
何況如某者少經歷於賤貧學不專於師法悔亦未
盡祿仕為難是以私自退藏甘心農稼之賤復無田
里可供公上之求雖鼠勉而應書每旁皇而却顧不
謂錫以過分之寵拔於偶然之中集衆人之所榮為
一身之厚愧始迷弗悟徐揆厥由此蓋伏過某官蹈
履中膺左右皇極聖賢相遇持守恭寧之基忠厚成
風力行寬大之政思皇多士咸造在廷以為篤意於
舉賢未若無心而得俊遂令凡陋致此叨踰某不敢
恃以自強因之有立追觀前輩之盛莫匪能臣之流

豈伊敷庸可踐軌躅尚庶幾於十一以報答於萬分
上趙運使

文字爲官已逾望始邦邑至重互忝命書稽叅功緒
之成周知貢賦之等上嘉計使式厚民生伏念某自
知之愚舉世無取少而干祿本場屋之空文誤薦虛
名覽周秦之藏史未嘗試吏自靖便親假榮渥之若
斯蓋超踰而已甚然而州處甸官之外地當旣粵之
窮取金於山嗟鑛鏐之既隱食鹽於海嘆滋味之不
充善政不施得財何所此蓋伏遇某官身爲權量道
堯盈虛益下而惠之以仁正辭而設之以義眷六飛
行幸之所而供億兆之原國取具而人不勞生者衆
而食常寡是用廢舉官吏肅振紀綱不專責於有無

姑務戒其苛虐坐令疲懦盡力撫綏昔周三監厥有
保惠之道緬惟漢使始專刺舉之權古人與稽何遠
之有

上芮提刑

外君之始領郡過優延見吏民周覽風俗共惟大使
繫時上臣姑願察其愚衷敢自飾於辭令伏念某少
而朴陋發憤藝文迄無寸長可當世用頃叨中秘之
論定許以便親而告歸休其數年之勞假以一城之
守蒙恩若此思報謂何然而以歲計功曾何日月之
積引經泥古不求法令之師貌爲山谷之生食於草
木之實嗟猿狖之與取尋刀斧而相仇仁義未明竟
猛交病息爭而治無訟爲難此蓋伏遇某官首公以

身惟義為質弟兄師保俱為天下之望人門戶儀刑
方觀天下之論道周行江漢親至鄉閭比出六卿復
使三輔深知上意之所向常持中興以與民豈惟伏
念於囚辜蓋嘗教誨其官屬有所庸瑣敢不奉承助
成必世之仁以靖一人之獄過此以往未不知所裁

上張安撫

載消良日祇合左符受要會於司存上起居於大府
顧憂忝冒有愧趨承伏念某學朴而無竒行訐而遺
俗圖書之館猶或採其虛名民社所關切非利其所
據乃眷古枯為今近州文物聲名沾漬已久山川風
雲夷險下除惟其險而難通是以淳而寡訟哀此淳
獨稍寬特轡庶幾從容有補萬一此蓋伏遇某官逢

世以恭保能以謙先王勤勞固已載之彝鼎後嗣賢
業茲蓋大其烝嘗為帝信臣鎮國東屏奎文寶訓待
天日之粹容錫盾瑀戈瑒郊畿之重勢豈惟寵極而
人不忌抑亦民信而政易成矧是屬城有不成德蓋
方伯之職王政相維世室之鄉所見者遠教其不逮
恃以自安區區之心斷斷若此

上韓提刑

誤頒恩典弗量智力之堪方懼譴訶已及政刑之謬
有嚴王命肅告使臺伏念某才短易窮事劇難勝自
頃塵於仕籍久叨領於書林忽被郡除莫知事本惟
法令制時之要而經術飾治之餘二者之間久焉難
居一成不變無乃過中眷惟山谷之窮民亦有父兄

之善意爭訟差簡可使向方鞭撻過多祇傷和氣顧如不肖難以論茲此蓋伏遇某官以義行仁本身及物天姿仁恕宜委重於事權世故通明莫致文於欺罔王都而近浙水以東億萬維民動息待命方見旒之興嘆輒駭省之所親吏多侵寬人則奚罪仰尊寬大粗免滋章操造父之轡街疾徐不失蹈公輸之規矩巧拙可施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陳提舉

昨奉詔恩許承人乏拙無他斷或不獲辭惟日之良上事如式伏念某學無通變之益生稟遲鈍之資筮仕之初以身自效悔不更於州縣已叨寘於朝廷行誤擇以及茲悅不知其所措矧是古括素稱陋邦金

鐵所藏有山脈夷傷之患魚鹽通饋仰海潮枯涸之餘分財於鄰無他自食靖言補報之萬一敢復聚斂於毫釐此蓋伏遇某官誠明粹和剛毅篤實大音不震律呂既調元氣無私草木自遂有懷乾道之御史上繼先朝之巨公信道益堅得名甚寵臨遣之際上意可知蓋京邑之爲恩振根本而益享愛惜官吏使各極其所長闕畧簡書非務出其不測况辱趨承之舊倍深傾盡之誠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李簽啓

伏審顯膺制命榮總樞庭儒者得時天下幸甚切以右府本兵之地六師平國之威制牙璋玉節之符董熊士虎臣之用知其策畫必將難任而易疑詭以勳

庸亦或邀功而生事繫上拔舉係時翁張博觀前世
之用人無若本朝之中道肆擇通儒之後使知秉義
而養威耀於屢試之餘欲其更變而明審望實既著
茲宥自消然以仁而遂其謀允文而奮於武兼茲二
任厥惟艱哉自非才德之全莫寄安危之大其官易
簡而知險阻清和而化寬廉赤壁黃琮上裡穹昊豫
章文梓表立明堂庭爭祀顏凜純忠之外著燕居若
祛蕤沈勇之內昭赤心佐王華髮在暇甄才冢宰九
等定人物之評勸學經筵六藝致帝王之用除書甫
下士論已傾謂當彙進之時匪特逆遷之舊宜更新
於百度以震懾於四夷某比接周行嘗陪末議忽聞
超序倍切忻愉蓋神兵在於不爭而太平見於無象

式欽竒畧自尉類齡

與交代啓

講學丘園居昧論交之素佐刑畿路契敦展事之先
在疲懦之所蒙固依承之甚幸共惟交代某官器質
方雅才識敏明恢舊德之名家擅能官之美譽宜膺
專任快剖決以無留尚俾屬人豈徊翔而有命既屢
申於疑獄乃多積於陰乃發迹自茲亨途何遠途作衢
至如某者未堪從宦徒沾策名叨被近除非官序之
當得俯將就職量分義以自慙智者之後利而因循
拙者之初鈍而難習或可施於警言告願勿棄於踈庸
方戒寒疑倍綏德履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不心去生之集卷之二十七

大如寒疾前效感身

醫者之防強而難言

當醫者前音故海量

至收其音未其必

甲女其音為已形

專其音為陪失必

去其音本始如即

五其音測之他

備學立五圍音

左如音器自揚

道通通之使便知

言語之難

自感言音之

因於

自感言音

而前命

之美

其音器

之

見於無象



